左手婚姻，右手爱情

【婚姻是一段冒险旅程，并没有一张地图可以指引方向。】

——你，将怎样选择？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初识(1)
- 第2节：第一章 初识(2)
- 第3节：第一章 初识(3)
- 第4节：第二章 苏苏(1)
- 第5节：第二章 苏苏(2)
- 第6节：第三章 蒋杰(1)
- 第7节：第三章 蒋杰(2)
- 第8节：第三章 蒋杰(3)
- 第9节：第四章 玫瑰(1)
- 第10节：第四章 玫瑰(2)
- 第11节：第四章 玫瑰(3)
- 第12节：第五章 做戏
- 第13节：第六章 相亲(1)
- 第14节：第六章 相亲(2)
- 第15节：第七章 年会(1)
- 第16节：第七章 年会(2)
- 第17节：第八章 定情(1)
- 第18节：第八章 定情(2)
- 第19节：第九章 隔阂(1)
- 第20节：第九章 隔阂(2)
- 第21节：第九章 隔阂(3)
- 第22节：第九章 隔阂(4)
- 第23节：第十章 冷夜
- 第24节：第十一章 大厨(1)
- 第25节：第十一章 大厨(2)
- 第26节：第十一章 大厨(3)
- 第27节：第十二章 出走(1)
- 第28节：第十二章 出走(2)
- 第29节：第十二章 出走(3)
- 第30节：第十三章 江南

- 第31节：第十四章 小Q(1)
- 第32节：第十四章 小Q(2)
- 第33节：第十四章 小Q(3)
- 第34节：第十四章 小Q(4)
- 第35节：第十四章 小Q(5)
- 第36节：第十五章 迷情(1)
- 第37节：第十五章 迷情(2)
- 第38节：第十五章 迷情(3)
- 第39节：第十五章 迷情(4)
- 第40节：第十五章 迷情(5)
- 第41节：第十六章 取舍(1)
- 第42节：第十六章 取舍(2)

第1节：第一章 初识(1)

第一章 初识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五年，换了三家外资企业，所从事的工作岗位都是总经理或者董事长的PA（私人助理），从来没有与我的老板或者任何外籍男同事有过任何暧昧，直到我遇见了他。我的前任boss调回欧洲总部之后，总部给我们公司--中国区的head office派来了一位新的执行董事，我见到他的第一天除了觉得他年轻帅气之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印象。我对帅哥有很强的免疫力，大多数外表英俊的男人品行都不怎么的。

我的前任老板是一个个性十分强硬的人，不苟言笑，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十分苛刻，这也训练了我做事严谨。新来的boss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他性格随和，彬彬有礼，年纪很轻，三十四岁，看起来却像二十七八的大男孩。德国人一般都眼神凌厉，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时常泛起笑意。他个子很高，绿眼睛，金发，至少一米八八，体形挺拔修长，没有啤酒肚，上班总是西装革履，衬衫洁白。他独身，所以租住在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我相信他至少在外形上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当时正处在思考是否跳槽的时期。我当时考虑得很多，老板换了对于一个私人助理来说等于所有的信任都要从零开始培养，以前的一切都是过去式了，而且当时一家在全球赫赫有名的跨国公司想聘我做中国区总经理的PA。这家公司薪酬和待遇非常可观，我蠢蠢欲动，于是我计划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和新老板摊牌。

我的办公室与他只有一墙之隔，所有来往的客人都要先从我这里经过，由我通报才可以面见。我的前任上司吃不惯中国饭菜，所以中午从来不下食堂去吃饭，我想德国人大概都只喜欢吃他们那种难吃的香肠，新老板也许也是如此。于是靠近中午的时候我走到他门口（门是开着的），问他中午是否需要准备其他食品，他看看表说："谢谢

你，但是我想和你一起到食堂吃饭。"我心想：吃吧，吃两次你就厌烦了。

中午铃一响，他就出来了，站在门旁，一手撑着门框，对我笑道："我们去吃饭吧？"他虽然是德国人，但是说英语很清晰，带有一点点口音，但是并不矫揉造作。

我点点头，和他走到一楼食堂去。他和迎面而来的每一个员工，包括车间工人都很热情洋溢地用不标准的中文说"你好"，这点倒是让我很诧异，我有不少德国同事，其中包括我的前任老板都不怎么把中国人当回事，都是比较傲慢的。这个人倒算是个另类了。

进食堂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让的手势示意女士先行，我心里很是受用，至少在礼节上他是一个比较"nice"的人。他很笨拙地用筷子吃饭，我问他是否需要给他准备刀叉，他摇摇头说："我会很快学会用这两根棍子的。"

吃完了，他把筷子一放，说："天气这么好，还有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不如我们到厂区里走走？"

虽然我们不少同事也在午休时间在厂区散步聊天，但是我从来没有与我的前任老板在厂区里散步过，这个提议也让我很感意外，但是我还是点头同意了。

我们边走边聊，他个子高腿长，走路又快，我差点跟不上。他意识到这一点，说了一声抱歉立刻把步子放小放慢，我们起初所聊的内容无外乎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等泛泛的话题，后来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我知道换了新老板大家也许不适应，已经有人提出了辞呈，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走，Thomas（我的前任老板）跟我说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一个人。"

我早就知道德国人很直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直接。我原本还打算趁此机会给他下点毛毛雨，这样我辞职的时候不至于太尴尬。我几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好随口应付道："我不会走的。"

第2节：第一章 初识(2)

"真的?太好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样子很高兴，"太好了！"

我觉得这可不怎么好，这样不是把我自己的退路给堵死了吗？我得找个回旋的机会，我说："泰勒先生，我……"

"Yan（我的中文名字叫楚颜，老外总喜欢叫名不带姓），你直接叫我Michael就可以了。"他微笑着打断。

"啊，Michael，我……"我望着他一脸真诚的脸，突然说不出口了，变成了，"我不会离开的。"他立刻眉开眼笑，高兴地和我谈起他来时路过北京的经历，中国的一切对他来说还都是新鲜而有趣的。

过了几天，总裁造访，主持全球供应商大会，全公司上下一片紧张。按照前任老板的习惯总裁来之前所有一切都要完美，包括车上准备的软饮，总裁前几次来访都是我负责接待的，有了前任老板给我培养出来的细心，我倒是比较放心，但是新老板毕竟新官上任，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全盘掌控，所以我能感觉到他是很有压力的。保安说他晚上很晚还在办公室加班。

第二天我找出前任老板留下的所有之前做给总裁看的讲演给他，轻描淡写地说："参考一下也许会有用处。"他感激地看着我说："你的接待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吗?"

我说："所有事情都准备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公司，三百多位客人。从客人下飞机，下榻宾馆，到议程安排，直到会议结束，都需要把细枝末节的事情考虑到。除了与会客人之外，还有总裁的行程，都必须面面俱到，我忙乎得一个头俩大，上厕所都是跑着去。

会议当天，我一早去酒店公寓接他，他行色匆匆地从楼上下来，一上车就打开电脑，打开他的讲演，检查每一个细节。我拿出热好的牛奶和面包给他，说："你一定没有时间吃早餐，边看边吃吧。"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很认真地说："太谢谢你了。"我笑了笑道："这是一个助理应该做的。"

"德国的助理可没你细心。"他说。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我的前任老板经常不吃早餐到公司，我天天给他买早餐热咖啡，早就习惯了。

他这天打扮得非常帅气，黑色的西服笔挺干净，白衬衫一尘不染，还没来得及扎上领带，我提醒道："你的领带呢?"

"哦，"他拍拍电脑包，"在这装着呢，这玩意儿太束缚了。"说罢，从包里掏出好几条领带，笑着在胸前比画道，"你说哪条。"

我说我喜欢蓝色的那条，他立刻就把那条给系上了。系完给我看，我笑道："Cool!"

他立刻眉开眼笑，我注意到他的脸竟然刷地红了。这年头还会脸红的男人实在是比较少见了。

那一次供应商大会举行得十分成功，但是也把我与Michael累惨了。总裁回到慕尼黑之后特意写了一封信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嘉奖。不久亚太区的人力总监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意去挑战中国区项目发展经理一职，base在上海，主要负责在中国开发新项目与寻找合作伙伴的联系与协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本来在C城也没有亲人，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外漂泊，在上海或者在C城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于是我答复说考虑考虑。

自然这件事情是经过了Michael的，他把我叫进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是不是打算接受这个新职位?"

我说我还没考虑好，他说："我希望你留在这里，我需要你的帮助。这里需要你。我也给你加薪，并且为你升职，你以后就是我的PA兼行政副总。"

这太突然了，我愣了一下，说："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他也很吃惊。

我说："我在C城待够了，我在这里没有亲人，也没有多少朋友，上海至少离我的老家能近一点。"

第3节：第一章 初识(3)

他皱了皱眉说："我何尝不是和你一样。我不仅在C城没有亲人朋友，甚至在整个中国我也没有。比你还差点呢。"

我笑了："你以后会有的。"

他在椅子上转来转去，食指不停地敲击桌面，思忖了片刻说："你反正也不着急今天就作出决定，我们明天再说。下周我要去欧洲出差，要去好几个地方，你赶紧帮我把行程表做出来，今天我就需要。圣诞快到了，现在订房订票都很紧张呢。"

我迅速看了一下表，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够戗能做完呢，太不人道了吧。

赶紧伏案做吧，给欧洲的酒店和汽车租赁中心打电话，我们下班的时候正是他们上班的时候，不然拖到明天还是这个点。我拿起电话，叹了口气，开始拨号。事情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是很快就能搞定的，确认确认再确认，等我确认完，早过了下班的点。冬天天黑得早，我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腰，摁下保存和打印。这时候Michael的门开了，他斜倚在门框上，手里端着他的水杯，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错过通勤车啦?"

明知故问，我心里隐隐有些生气，口里却答道："我一会儿打车走。"

"不用出租车啦，我给你搭顺风车。你收拾一下，我们马上走。"他说道。

"你不要看一下行程吗?"我把打印出来的行程表递给他。

他拍了一下脑袋，拿过去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们走的时候，我特意瞟了一眼，那张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纸还在他办公桌上躺着呢，也太不珍惜人的劳动成果了吧?

我一边下楼一边给司机打电话叫他把车预热，我们马上就下班。

Michael一手提电脑包，一手将车门拉开，示意我先上车，我本来打算坐在副驾驶座，见他已经把车门都打开了，只好钻进后座。我与不同国家的人共事过，德国男人是我所见过的最没绅士风度的，他们从来不懂女士先行，而且他们等级森严，上司是绝对不会给下属开车门的，所以Michael给我开车门让我很惊讶。我想大概他跑的地方多，可能受到了同化的缘故吧。

一上车他就说："好暖和，谢谢你，Yan。"

"为什么谢我？"我问。

"因为我下班从来无准点，司机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所以从来没有给我预热过车，我知道今天准是你告诉他的。""他得意地猜道。

我笑笑不置可否。

在车上我们又开始谈工作，天南地北，谈得十分融洽，看得出他心情十分好，经常幽出一默让人捧腹。突然他说："今天我让你加班了，请你吃个晚餐吧？"

我一愣，脱口而出道："对不起，我有约了。"我用的是appointment，他看了看我，反问道："Appointment？Not a date？"说完自己可能觉得问得冒昧了，于是赶紧把手提电脑拿出来看邮件。

气氛有些尴尬，我只好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Michael也开始用手机往欧洲打电话，说的是德语，我听不甚明白，也不再管他了，到我的寓所我就下车了。我下车时他还在讲电话，他冲我笑笑挥挥手，算是告别了。

第4节：第二章 苏苏(1)

第二章 苏苏

我确实有约，一个女朋友约我一起去跳舞。我自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怎么进过舞厅了，特怀念大学里那段时光，周末的校园舞会是那时候最神往的事情，年轻脆弱敏感得像鲜绿色的芦苇，我尤其喜欢跳不紧不慢的中三，和不认识的男孩子，口气清新的阳光男孩跳舞，不敢靠得太近却又渴望与他走得更近，那种感觉很奇妙。两个人都心思简单，青春就是那样。

所以当苏苏提议去舞厅，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谁知这一去竟然影响了我的一生。

不得不说说我的朋友苏苏，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女人。四十岁左右，个子很高，很漂亮，她女儿十八岁，但是她保养得特别好。她离异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但是她女儿丝毫没有单亲家庭孩子的问题，母女俩都很自信很乐观。苏苏经营一家名字叫做苏苏的咖啡厅，每日与往来的不同人等打交道，苏苏游刃有余。我就是在她的咖啡厅认识她的。

苏苏喜欢逛夜店，但是很少留恋于咖啡厅，她说闻那咖啡的味道都闻厌了，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酒吧和舞厅。但是她很少约我同去，因为我们也许是逛街聊天的好友，但是不适合一起去酒吧和舞厅。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大学时期也是很闹腾的人，最喜欢往热闹的人堆里扎，跳舞唱歌玩乐，没有一样不喜欢的，但自从离开了大学校园之后，我就很少去泡吧和跳舞，也许是我老土了，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看透了，也许生活太让人疲倦了，灯红酒绿中我会有很深的忧郁感和孤独感，所以我情愿去逛百货大楼。

但是那段时间我实在是太累了，苏苏说她找到一家新开的酒吧，喝酒还可以跳舞，情调和档次都是非常棒的，最适合像我这样寂寞而忧郁的单身女人。我苦笑道："现在我已经被你划分为寂寞而忧郁的单

身女人了。也太惨了点儿吧？"不过她说到点子上了，我现在可不就是一个寂寞而忧郁的单身女人吗？过了二十五岁以后我就不再愿意被人称为女孩，女人，更能凸现我们这个群体在人类社会中赢得的地位。

苏苏说："你得赶紧回去把这件该死的套装扒下来，换一件迷人的衣服。"

我说我除了各种衬衫套装以外实在没有几件休闲而称得上迷人的衣服。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在百货商场花那些冤枉钱竟然全部投在工作套装上了。

苏苏说要不你穿我的吧。

我说你故意嘲笑我呢，你一米七三，我才一米六三。

"那我们现在去买！"苏苏踊跃地说，"逛完街再去酒吧，时间刚好合适。"

"有点疯狂，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我说，"刚好我还看中了一套化妆品。"

"停！"苏苏说，"今天没有冲动消费。"

我们哈哈大笑，我们经常相约一起没有目的地购物，结果却买回来一大堆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我永远没有预算，我把这归咎于小时候数学老师太乏味导致我数学没学好。

苏苏开了一辆红色的甲壳虫，很是招风，而且她开车很猛，我经常被她吓得半死。我这个人特别有危险感，生命尤其是我的宝贝。

苏苏直接把车开到一家本市很有名气的商场（因为昂贵而出名的），我瞪着她说："你存心让我破产是吧？"

苏苏说："女人一生难得买几件奢华品。"不由分说就把我拽进去了。

苏苏为我挑选了一件很夸张的裙子，深紫色，卡腰，露了一个大脖子。平时我很少买这类衣服，我承认很漂亮，但是我上班都必须穿职业套装，这类衣服买了纯属浪费。

我说："苏苏，这不太适合我。这属于冲动购物。"

"什么适合不适合？你天天套装衬衫，你的个性呢？难道你真的为了那个德国帅哥把全部都奉献给公司啦？"她反驳道。

"什么德国帅哥。"我说，"那是我老板，剥削我劳动力的资本家。"

苏苏把我推进试衣间，一边嚷道："好好好，资本家资本家，今天晚上我们彻底把帅哥和资本家一齐抛到脑后，好好乐一乐。你就别烦躁了，你穿这个肯定漂亮，漂亮就是最适合你的。"

我战战兢兢地从试衣间出来，苏苏哇的怪叫了一声吓我一跳，不过我也确实被镜子中间的自己吓一跳。

苏苏赞叹道："太漂亮太适合了，你的肩膀比章子怡还漂亮，藏起来太浪费了。"

我摇摇头说："大冷天露个大脖子，疯了？"

"笨死你，外面套一件羊绒大衣就搞定了，你今天外面套的那件黑色就行。"苏苏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把外套留在车里就行了。"

那好吧，我犹豫地点点头。我确实也非常喜欢这一件衣服，于是我看了看价签，眼睛都瞪圆了。五千五百大洋买一件平时没有多少机会穿的衣服，我再怎么购物狂也不会这么冲动啊。

第5节：第二章 苏苏(2)

我连声对苏苏说："太贵了太贵了。"说完就立刻钻进试衣间去换衣服。五千五百元我可以买一套非常好的套装了，套装至少一个星期可以穿五天，至少还可以实现它的价值，坚决不能冲动购物。

等我出来的时候，服务员已经把那条裙子包装好装袋了，我说："小姐，你搞错了，我没有要买这条裙子。"

服务员笑道："但是这位小姐已经帮你付了。"

我一把抓住苏苏的肩膀："嘿，我可没钱还你！"

苏苏轻笑道："谁让你还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我如梦初醒，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竟然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忘记了。竟然也没有人提醒我。

苏苏抱了我一下说："生日快乐。"

我感动异常，但是我坚持说："这礼物太贵重了，我岂不欠你一个大人情？"

苏苏嗔怒道："咱俩还是不是朋友？说什么人情不人情的？你之前给我那么多帮助，坚持帮小乐补习功课，在我生病住院的时候特意请假照顾我那么长时间，这不是一个朋友给予的吗？"

我看她说得很认真便不再坚持，她既然这样做了如果我坚持拒绝也许会伤她的心。于是我坦然接受。

于是我又回到试衣间，盛装待发，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苏苏的侧脸，她一脸容光焕发，她为什么能活得这么简单快乐？而我却活得如此心事重重？我这样盛装出席，究竟是为了等候谁？谁又在等候我？

第6节：第三章 蒋杰(1)

第三章 蒋杰

苏苏领我去的这个酒吧在一个五星级饭店身后。还在走廊里就听到劲爆的音乐了，有专门的服务生领到电梯口，出了电梯便置身于酒吧里了。墙上赫然地闪烁着"Fox Bar"。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很纳闷。也许店主是个老狐狸？苏苏笑道："也许是因为来这里的女人都是狐狸精？"

门口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坐着许多衣着相当暴露，浓妆艳抹的女孩子，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我猜测这些可能是色情行业的。苏苏说："搞不好她们每一个都比咱俩有钱呢。"

我皱皱眉头，空气里充满着我所不熟悉的气味，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震天的音乐让我感觉有些晕，毕竟我已经多年不逛酒吧了。

舞台周围聚集着许多兴奋的男人，年老的，年轻的，东方的，西方的，众生百态。

舞台上几个狂野奔放的女郎在搂着钢管跳舞，做出挑逗妩媚的表情，赢得台下男人的一片叫好声。

我吐吐舌头，苏苏说："这有什么，一会儿还有更热辣的。"

这些跳舞的女孩子都相当年轻而且漂亮，身材太好了，同为女人，我都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她们美丽的脸庞与身材。是什么，让她们有勇气站在台前这样暴露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故事吧。

我们要了两瓶啤酒坐了下来，苏苏美丽的眼睛便开始全场搜索，不一会儿她便气馁地说："今天帅哥都绝迹了吗？"

"嘿嘿。"我笑，"你不是吧，别告诉我你今天带我来寻芳了。"

她晃着肩膀说："自古男子寻芳无罪，今日我女子寻芳又何妨？"

我猜测道："到这种地方的男人，可能都不是善类吧？"

"错。"她伸出一根修长的食指在我眼前晃动，"酒吧有你这样寂寞而优秀的单身女子，必定也存在孤独而优秀的单身男子，这个世界好与坏共存，大家求同存异，皆大欢喜嘛。"

我笑道："你倒是个歪理专家。"

正说着，突然苏苏毛下腰来藏到我怀里，吓我一跳，我赶紧问怎么了，她说："不要动不要动，那个讨厌鬼来了。"我莫名其妙得很："哪个讨厌鬼？"

正张望着，两个男人走了过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瘦高个男子，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戴讲究，算不上英俊，但是很有些成熟魅力，他一把将苏苏从我怀里揪出来，吼道："嘿，你还躲着我呢!"

我吃惊不小，正寻思难道苏苏惹上麻烦了，只见那男子搂过苏苏在额头上亲了一下说："宝贝儿，我找遍所有夜店没找到你，原来你藏在这里。"

我这下明白了，我之前听苏苏说起有一个在舞场认识的男子老缠着他，而她对他也颇有感觉。苏苏的爱情观从来都是点到即止，她似乎曾经被爱狠狠地伤过，逢场做戏她从来都不惧，一旦有男人真的缠上她她便会逃之夭夭。用苏苏的话来说：切，我活了四十年了，什么样的爱情没见过?

所以我以为苏苏的爱情是潇洒而强悍的。

苏苏慢慢地直起身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没看到你嘛。说完对我努努嘴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起的那只九头鸟。"

那人立刻冲我笑道："你就是楚颜吧？苏苏跟我在一起老是提起你，搞得我都差点以为你俩是同性恋呢。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张伟，××人。"

××人多精明能干强势，我听说他是做房地产生意的，长期在五星级酒店包房住。我对房地产商还真没什么好感，感觉他们就是一伙抢劫犯。

于是我说："苏苏，要不你俩聊吧，我先撤了。"

苏苏一把拖住我："你要是敢丢下我我就杀了你啊。"

那人也说："大家都是朋友，遇到是缘分，楚小姐看到我们这样满身铜臭的就熏跑喽？"

我斜眼看看那人，还挺有意思的嘛。

"贬损自己不要紧，不要连带我啊。"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赶紧回头，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我后侧，脸上挂着很玩世不恭的笑。

那人拍了一下脑门："该死该死，见到苏苏高兴大了，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朋友蒋杰，跟我是业内同行，不过他可是个儒商啊，清华大学毕业的。"说着指指苏苏说，"我的梦中情人就不用给你介绍了，省得你跟我抢，这位漂亮的楚颜小姐，外企金领，你俩都是高学力，都是单身贵族，你俩好好唠唠。"

苏苏白了那人一眼说："你也能和这么高档次的人挂上钩不容易啊。"那人又把她拽过去亲了一口说："你哪天不损我就不痛快是吧，我死了你才高兴呢？"苏苏推开他瞪他他也不生气，但我见苏苏虽然躲着他却并不似讨厌他的样子，也许外表玩世不恭的苏苏这次真的遇到对的人了呢?

蒋杰要了一瓶洋酒，要给我倒，我说我已经喝了一瓶啤酒了，再来就醉了，于是他给我和苏苏点了软饮。他问我玩不玩掷色子，我说我不会，我是真的不会。他掏出烟，看了看我，又收起来。拿打火机在手中把玩。

这时候钢管舞已经停歇了，缓缓地音乐响起，不少情侣?始在舞池里成双成对地跳起来，蒋杰道："多少年不跳舞了，楚小姐能赏脸跳一曲吗？"

音乐正是我喜欢的卡萨布兰卡，于是我说可以。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拉我进入舞池。苏苏在座位上冲我挤眉弄眼，示意我这是一条大鱼。

我偷偷打量了一下这个叫做蒋杰的男子，约莫三十六七岁年纪，衣着考究，身材伟岸，举手投足都十分有派却不做作。长相神气甚至颇似上海滩里年轻时候的周润发，笑起来很迷人，从外表上看来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招女人喜欢的男子。但我一向认为外表光鲜的男子往往都有很阴暗的心灵，再说痴长二十多年，谁没见过帅哥？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见到帅哥会尖叫，而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见到帅哥只会冷笑。

我发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之后，几乎每每与成年男子在一起交谈或者距离稍微凑近一点便会闻到他们有口腔异味，不管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次我坐出租车，不小心坐在副驾驶上，出租车司机那股味道让我下车后竟然呕吐了，所以我从此打的再也不坐在副驾驶座。我很奇怪是不是现今男人的压力太大而导致胃肠都不好，但是Michael和蒋杰是我所见到过的少数没有口腔异味的男子之一（不对，应该是之二）。希望广大男性同胞不要因此而向我吐口水噢。

第7节：第三章 蒋杰(2)

蒋杰说话幽默风趣，看得出他绝对是一个风月场上的杀手，我俩正在说笑，突然他说："你认识对面那个老外吗？他干吗老盯着你？长一副欠揍样儿。"

什么老外，我纳闷，好奇地转过头去，天啊，竟然是我的老板Michael。他也在和一个女孩子跳舞，那个女孩我不认识，她看上去个子很高，和Michael站在一起倒也很登对，不过脸蛋长相可就一般了。也许外国佬和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恰好相反呢。

Michael朝我笑笑，点点头，和他的女伴说了几句，然后就朝我走过来，那女孩也拿挑衅的眼光盯着我看。

我对蒋杰说："他是我公司的老板，我得跟他打个招呼。"

蒋杰哦了一声，松开了放在我腰间的手。

"嘿，"Michael朝我伸出手，"Yan，你好吗？你怎么会在这。"

我觉得挺尴尬的，几个小时前我拒绝了他邀请我吃饭，现在我却和他在酒吧相遇，于是我只好说："今天是我生日，几个朋友给我庆祝一下。"

"生日快乐。"他笑着对我说。

Michael看看蒋杰，朝他伸出手，说了一句很生硬的中文："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蒋杰也很客气地用英文打招呼，然后用中文低声跟我说："你怎么早不说是你生日呀。"

我笑笑说："你先上苏苏那边去等我好吗？"蒋杰朝Michael点点头走开了。

我试探地问了Michael一句："那是你在中国的女朋友吗？"

他摇摇头说："如果是女朋友我就带她过来给你介绍了，不，不是，是我的中文教师。"然后他又悄声问我，"刚才这个家伙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笑道："不，不是，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很好，"他咧嘴笑了，Michael笑起来一脸的阳光灿烂，"那我可以请你跳一曲吗？"

"当然。"我把手伸给他，"只是你个子太高了，我够不着呢。"他笑笑摇摇头把我的手放在他肩上。

音乐响起，还是一首老歌--《此情可待》。

"你今天晚上太漂亮了。"他看着我说，"我听说中国的酒吧不太安全，你可要小心，不要被人挟持了。"

我说："你很少有这样的幽默感嘛。"他立刻很紧张地问道："我平时真的太严肃了吗？"

我笑道："没有。我开玩笑的。"

他突然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其实我今天是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的。"

我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呢？"

他得意地笑道："别忘了，我是你的老板。"

"那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

"稍等片刻。"他停下舞步，将我拉到舞池边上的一个桌子旁坐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居然很精心地包装过了。

"我现在可以打开吗？"我问道。

他说："当然可以啦，快打开吧。"

我也很急不可耐地想知道他究竟送了我什么礼物，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包装打开，里面躺着一条水晶手链。

"是紫色的。"Michael把它拿出来，"你回去以后在日光灯下就能看到它的颜色，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喜欢紫色，所以就买了这个给你，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工作是应该的，但是真的很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它太漂亮了。"我赞美道。

"那你就戴上吧。"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现在就戴上。"

我只好将手链戴上，脸有点发烫。偷偷撇了远处一眼，Michael的舞伴在看我，苏苏和那人在看我，蒋杰也在看我。

于是我在酒吧接受了上司送的生日礼物。是不是很暧昧很扯不清呢？但是我没有心理准备他会送我礼物，我更加不知道怎样拒绝那样阳光灿烂的Michael笑意盈盈地送给我生日礼物。但这是不是也太乱套了。老板送礼物给下属本来就奇怪，德国送礼之风并不像英国那样浓，Michael这个德国人送我礼物怀的什么心？只是为了感谢我所做的工作吗？我脑子有点乱。在我乱的时候Michael站起来说："我该走了，你好好和你的朋友玩吧，玩得开心一点。"

第8节：第三章 蒋杰(3)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的主唱用英语说到："今天是一位名字叫做楚颜的小姐的生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蒋杰先生特意为楚颜小姐点了这首《Love Story》，祝她生日快乐，同时也表达对楚颜小姐的倾慕之心。"有人在下面鼓掌吹口哨。

我有点晕，看看蒋杰，他远远地朝我举杯呢，音乐声响起，是那首非常经典忧伤的《Love Story》，我回过神再找Michael，他正好和他的女伴站在电梯里，他深深地朝我微笑，那微笑却渐渐隐在电梯门后了。

我回到苏苏那一桌，苏苏跟我咬耳朵："宝贝儿，你今天是走上桃花运了。这俩帅哥一中一洋都看上你了。快说你究竟看好哪一个？"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要乱说。"我瞪了她一眼。

我吞了一大口橙汁，心里怦怦直跳，这个生日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道我真的要开始大享爱情快餐吗？Michael，带了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孩和我在酒吧相遇，而我身边却有另外一个初相识就对我有好感的男人。Michael送我水晶手镯而蒋杰送我《Love Story》，这都哪跟哪啊？

不过楚颜，你已经过了清涩的年龄，对待男人，一定要冷静再冷静。也许也许，Michael不过是抱着平常心送了他的私人助理一件生日礼物，我工作那么辛苦，经常额外加班他是看得到的。而蒋杰，不过是一个风月场的老手再次玩了一次逢场做戏的把戏而已，我楚颜如果那么容易当真，也白修炼了这二十几年！

不管怎样，平静的生活算是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但是并不会对我产生多大影响，我的生活一直都严格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我目前还不想它偏离我的计划。我离了爱情有些时候了，但我并没有那么着急地渴望它的到来，我是寂寞不假，但也不

需要非得有什么来填补它。陈明真还是谁唱的？……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第9节：第四章 玫瑰(1)

第四章 玫瑰

生活不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照着你的意愿发展的，当我陶醉在蒋杰为我营造的浪漫气氛中的时候，房东给我下了逐客令，他打算卖房子了，限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搬出，虽然我能得到一个月房租的补偿，但是对这个已经租住了两年的公寓我还是很有感情的。苏苏说干脆搬到她那去住算了，反正她和女儿住一套二百多平的房子太空旷了，我婉拒了她的好意，虽然我与她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好朋友也需要距离友谊才能旷日持久。我查了一下银行账户，发现用公积金贷款买一个小户型还是可以承受的。很可笑，大多数女孩子都是先嫁人再住老公买的房子，但是我嫁不出去，所以只好自己买房子给自己住。

为了省却麻烦，我挑选了一个一室一厅精装修的房子。虽然房子的价格不菲，去掉首付了一笔之后，还需贷款十年，每月支付一千元，但是我的公积金一直都没有动用，应付这个应该绰绰有余。苏苏说你干脆一次付清算了，如果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不过我谢绝了。我不想自己背负太多，只想过比较轻松的生活，不必太好，也不许太差，差不多就行了，再说总得留点余钱，以防有个病痛灾祸什么的，何况还有老父母在堂。

这样我便有了一个家。我在客厅设了一个榻榻米，躺着就能玩电脑，看电视。我不讲究好不好看，潮不潮流，只讲究最舒适最适意。为了省却洗碗的麻烦我还买了一个洗碗机，请了钟点工每天为我收拾两个小时。我不擅长做家务，工作忙的时候更加不想动弹，但是还有点洁癖，贼贱吧！晚上我要么叫外卖要么在苏苏的店里蹭饭（给小乐补习功课的时候）。小乐是一个很酷的孩子，梳着很短很碎的头发，还调染了颜色，苏苏鼓励她的女儿自由发展。学校里的老师批评小乐不该穿稀奇古怪的衣服，染五颜六色的头发，苏苏便会去跟老师解释说她担保她的女儿会好好的，只是需要给她一点个性，老师见家长都

这样便也不再管她。小乐还有小男朋友，个子高高的，经常跑咖啡厅来找小乐，要求我给他一起补习英语。小乐有一个梦想就是做同声传译，她的小男朋友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去美国打篮球，像姚明一样。两个孩子在一起纯纯地打闹，我私底下跟苏苏说小心他俩玩过火了，苏苏胸有成竹地说："趁年轻相爱不是很好吗？我早给小乐上过性教育课了，她的书包里还有避孕套呢。"我大骇，只道苏苏前卫，没想到她竟然用那样前卫的思想教育自己的女儿。

这个世界飞速发展，而我真的落伍了。

蒋杰听说我买了房子，生气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买房子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那么多空房子，随便哪套不够你折腾的？何苦当房奴把自己累死？"

我轻笑道："你也知道我这是当房奴，没有你们这些黑心的房地产商我怎么会沦为房奴？再说你有房子那是你的财产，我算是你的谁呢？"

蒋杰打着哈哈说道："唉，是啊，你说你算是我的谁呢？你这样对我若即若离，存心要把我的心肝肺整碎才尽兴是不是？"

蒋杰说话有一股子狠劲，这正是我所欣赏的，不过我也很讨厌他那副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态度。男人稍微有一点能力就会试图控制整个世界。

蒋杰送来的花我照单全收，其他礼物我全部退回去。他有一次酸溜溜地说："德国佬送给你的手链你天天戴着，我送给你的你就那么狠心全部退给我？"

我说："他是我老板，老板送的东西敢退还吗？你想我丢饭碗？再说你送的礼物都太贵重了，我不想咱俩之间涉及太多物质的东西，那样会让我们之间的感觉变得很怪异，越简单越好，你说呢？"

他听了很是受用，于是每个星期一束红玫瑰，先是送到我的住所，后来竟然直接叫鲜花公司送进我们公司的办公楼了。

一天早上，Michael提着电脑包经过我的办公室走进他的办公室时，赫然发现我的桌上摆着一束大大的火红的玫瑰花，惊讶地问道："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吗？"

我摇摇头说是一个朋友送的。

Michael看看我，点点头，挑着浓浓的眉毛用研究性的口吻对我说："普通朋友送红玫瑰太奇怪了。"

我赶紧用工作上的话题打断他，防止他继续坚持问下去。

下班时，我还在忙碌，蒋杰又打来电话约我去苏苏那里喝咖啡。我答应了，我对蒋杰感觉挺好的，和他在一起感觉自己很受宠。他总是无微不至地为我想到很多细节，我不接受他的礼物他便变着法子给我买各种吃食，多到冰箱都塞不下了，还故作轻描淡写地给我办美容卡，说是一个朋友送给他而他一个大男人又用不着。我为了不欠他太多人情，偶尔也坚持在吃饭的时候付账。我知道他在讨我欢心，但我更知道他只是在享受征服的乐趣。

没想到我刚把蒋杰的电话挂断，Michael就从他的办公室探出头来说今天晚上要和总部开视频会议，需要我帮忙。我皱皱眉，他独立性很强，平时与总部开会都不用我，今天是什么会议？我查看了一下他的calendar，发现晚上是一个关于车间引进新生产线的会议。跟我关系不大，为什?需要我支持呢？Michael说："我要演示幻灯片，你帮我做Minutes。"

没有办法，我只得从命。给蒋杰打电话说我要加班，他说他都已经在苏苏店里等我了，而且还生气地说："你那个老板怎么这么烦？剥削人也不用这样吧？还是周末！不说了，你几点加完班？我去接你！"

我说会议要晚上七点半才能结束，也许还要延长，如果他们啰唆的话，不用来接我了，自己吃饭吧。

蒋杰直截了当地说："不用说了，我来接你，在门口等你下班！"

开会之前我给Michael准备了咖啡和点心，先吃一些垫垫肚子，免得边开会边肚子叫唤。Michael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大苹果，扔给我

说："你看我也有吃的。"他一边整理文件一边甚至吹起了口哨。我笑道："什么事这么高兴？"

他侧头神秘地笑笑说："嘘，秘密！"

视频会议一直开到八点，Michael一脸歉意地对我说："很抱歉让你陪我加班。"

我耸耸肩说："没什么，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嘛。"

第10节：第四章 玫瑰(2)

"那你跟我的车一起走吧。我们顺便去吃点东西。"他说。

我随口答道好。两人一边说话一边下楼来，外面竟然下雪了，Michael高兴地说："你们中国人要过春节了，太好了。"他什么都是太好了，我喜欢这样的乐观。

于是我问道："你春节会回德国度假吗？"

他简单地说："要看情况。"

司机把车开到工厂大门口，我突然看到蒋杰的车停在门口，这才想起他说过要来接我，连忙叫司机停了车。

Michael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说有朋友来接我，这时候蒋杰从他的车里钻出来，手里还捧着一束花。我看着他的样子，觉得他傻乎乎的，笑了。

Michael看见他，便说："我认得这个家伙，上次在酒吧是他和你一起跳舞，Miss，他在追你？"

我抱歉地看着Michael："对不起，我不能……"

Michael耸耸肩："没问题，玩得开心。"

我下车来，对蒋杰说："说了不用等啦，大冷天的。"

蒋杰说："我不表示点诚意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这时候Michael摇下车窗跟蒋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看着我说再见，我明明看见Michael眼中的失望，但是转瞬即逝，灿烂的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我甩了甩头，上了蒋杰的车。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很暖和。

蒋杰一边驾驶一边哼起小曲，我横了他一眼："什么事情值得你这么春风得意？"

他偏过头瞅着我笑了一下："你那老板肯定要上肝火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我把你从他的车里拉到我的车上。"他不无得意地说。

我瞪他一眼，怒道："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那么复杂好不好？我和他只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仅此而已。"

他看着我摇摇头道："你看我才说一句你就这么抢白我，不过我很高兴，证明你在意我的想法，是不是？"他冲我扮一个鬼脸。

"小心开你的车吧，今天下雪路滑。"我没好气地说。

他又开始胡说八道："没关系，和你死在一起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呸，我啐道："谁要跟你死在一起，我活得好好的呢。"

"嘿，我最喜欢你和我斗嘴，知道不，你生气的小样是我最喜欢看的。"他乐了。

我知道他没正形，便索性不说话，不再答理他。

"你春节会回家过年吗？"他没话找话。

"要看。"我说。

他说："不如跟我一起回老家过年吧？"

我又横了他一眼："怎么，想雇个女朋友给你爸妈看啊？"

"嘿嘿。"他笑道，"不是雇，是领。领一个女朋友来家，特别是这样漂亮的女朋友，多好。倍有面子。"

我冷笑道："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干吗找我。"

他说："因为你最适合我。"

我大笑："你判断严重失误。我最不适合你。"

他装出很伤心的样子："你伤害我了。"

"哼，"我冷笑，"别贫了，放点音乐我听。"

他摇摇头："看我这脑子，这么浪漫的气氛，该来点浪漫的音乐才对啊。"他把CD推进仓，按下播放，是很怀旧的齐秦的《花瓣雨》。我想这会儿Michael应该在车上把手提电脑放在膝盖上看邮件吧，他从来都有在车上检查邮件的习惯。

窗外雪花还在下，突然，在上坡的时候，车一打滑，怎么都上不去了，真该死，他骂了一声，看看窗外，一个行人都没有。

突然他眉开眼笑："这么说今晚可以和你一起共度良宵了嘛。"

"嘿，"我叫道，"你想咱俩冻死在这里呀。"

他冲我挤挤眼："两个人一起取暖不就不会冻死了吗？我的怀抱很温暖呢。"说罢，将脸凑过来在我耳边说，"和我在一起你不快乐吗？"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那么暖和，有那么一刹那我很晕，但是突然Michael失望的脸浮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用力推开他："如果你不把车子发动，我就走回去。"说罢我作势去开车门。

第11节：第四章 玫瑰(3)

他一把拉住我："行啦，被你打败了，你会不会开车？"

我没有驾照，但是会开车，这是我经常开苏苏的车练出来的。

"那好，你过来，你驾驶，我下车去推。"他打开车门。

"要不你驾驶我下车推也行。"我看他一脸气咻咻的有些不忍。

"行啦。"他说，"外面很冷的。好好把住方向盘，别自己开跑了，把我一个人剩在这荒郊野外喂狗。"

我拍手道："真是好主意呀。"

不一会，车子过了打滑的地方，他爬上车，冻得直哈手。

我说："快把大衣脱了，车里温度高，小心感冒了。"

一丝笑容浮上他的嘴角："这么关心我？"

我白了他一眼，没答理他。

有一天苏苏对我说："这个蒋杰，如果你只是玩玩的话我不干涉你，但是你若是要跟他来真的，我得告诉你，他在C城玩过的女人可能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我听了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并不是说我有多在乎他，而是觉得自己仿佛也只是他众多猎物之间的一个，很不爽。

苏苏说："如果你要找一个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话，那个德国帅哥还真是不错。"

我不喜欢苏苏这样谈论爱情，爱情仿佛在她嘴里变成了肯德基的一顿快餐，吃过一抹嘴就可以大方地走掉。

我也许还是相信爱情的，至少我还没有完全对爱绝望。女人都这样，一辈子都生活在对爱的憧憬与向往之中，从十八岁到八十八岁。

但是苏苏对蒋杰的一番评论确实影响了我对他的态度，我愈加恼火自己成为了猎物，他送来的花，我直接就叫门岗拦在了门口。

我是寂寞不假，但我无须给人充当排遣寂寞的玩物。

难道Michael就能给我纯洁的爱情吗？我不禁又陷入了另一种揣想，我从来都没想过和一个外国男人（Ps：而且还是自己的老板）陷入感情纷扰。何况，我并不知Michael是否真的喜欢我。他从来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也许不过是我单方面多情也不一定呢。

第12节：第五章 做戏

第五章 做戏

春节了，我打算也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我决定回老家去和父母团聚一下，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春节放假之前，我跟Michael说我会回家过年，Michael说："那太好了。我也会去南方旅行一次，不打算回德国了。"

我说那太好了，也许我们俩的飞机会在万米高空相遇，到时候我会跟你说hi的。他看着我笑了，突然拿手指着我说："我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在春节举行婚礼。你不会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吧？"

我笑道："不会啊，我要嫁给谁啊？"

Michael挠了一下额头，犹豫而缓缓地说："那个家伙对你好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要怎样去回答呢？我们并没有熟到可以畅所欲言私人感情的事情。

Michael直视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带你去Fox Bar见一个人。"

我笑道："你现在还经常去那里吗？"

他耸耸肩："朋友经常会在那碰头，哪个酒吧都会有坏女人，"他委婉地没有用"妓女"一词，"你自己洁身自好就行了。那里外国人比较多。再说我的公寓离那也很近。"

我笑笑，很想说你真的没有必要给我解释这么多，但我没说。

我很奇怪Michael究竟要带我去见谁，他不肯说，只说见了就知道了，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呢？太有可能了，他这么帅气的男人，名片掏出来是那样招风的职位，不知道多少女孩子会投怀送抱呢？

我们下了班就直奔Fox Bar。Michael一路上也不多说话，只顾捣鼓他的手提电脑，我百无聊赖，不停地像念佛似的数着手上的水晶手链上的珠子。

我们在Fox Bar找了一个桌子坐下，我歪着头笑道："快让她现身吧。"

Michael表情很奇怪："不是她，是他。"说着手往对面一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但是没有错，那确实是蒋杰，他身边左搂右抱地拥着两个衣着暴露的女子。我没出声，我以为自己会很愤怒，但是我没有，我有的只是失望。我不清楚这个男人的本性，不然我不会浪费时间去与他周旋，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可笑，我自命不凡久矣，在一个男人眼里，却也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猎物而已。这时候蒋杰可能也发现有人在看他，于是转过头来朝我们这边看，我想他看到的一定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他朝我笑了笑，笑得很不自然。我想他一定很尴尬，他扔下那两个女郎，走到我们这桌来，满嘴的酒气对我说："楚颜小姐，我说我的玫瑰花为什么全退回来了，原来你究竟还是上了他的车。"

我不假思索地把手中的饮料朝他脸上一泼，他惊呆了，我自己也惊呆了，没想到我竟然做出这样冲动的举动。Michael见状，知道他肯定对我说了什么出格的话，上前一把揪住他："嘿，不许你伤害她。"

蒋杰也不甘示弱地握住拳头冲着Michael："喂，鬼佬，你想打架吗？"两人推推搡搡把桌上的杯子都碰掉在地上，所有人都看过来。我奋力推开他二人，保安也插手进来，避免了一场打斗。我趁机拉起Michael迅速往外走，蒋杰在身后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头都没回一下。

电梯里，我和Michael同时问对方："你还好吗？"

Michael说："我很抱歉让你看到这一切。"

我摇摇头说："没什么，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和他之间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不过也还是谢谢你让我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只要你没受到伤害就好了。"他说，"让我送你回去吧。"

"不需要的，Michael，我自己搭车回去就可以。"

他坚持说道："我必须确定你安全到家才行。"

我没有再反对，我发现我确实很需要他陪在我身边，尤其是现在，难道蒋杰真的伤害我了？他把车开到小区里面，在我的楼前停下，我想也许我应该请他上去，他眼中也似乎有所期待，但我刚刚被

另外一个男人耍了，怎么会那么快就能以平常心去对待另一个男人呢？于是我们站在雪地里，谁都没出声，站了将近一分钟。雪光和路灯映着他的脸，英俊得几乎不真实。为什么我总是遇不到真实的，把握不住真实的呢？我轻轻叹了一口，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他的手很温暖，他说："没什么。"

我拿出钥匙开门，缓缓地上楼，电梯到我的楼层之后，Michael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有电梯惊魂，我说我安全到达了，他说："那我就走了。"

我心里一阵暖意。也许我真的还拥有一些什么，但是，Michael之于我是多么不真实，多么遥远。

第13节：第六章 相亲(1)

第六章 相亲

我是一个遇事总是特别喜欢多想的人，简单的事情能给我整得特别复杂，对爱情也一样。我对爱情憧憬很多，想法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想的Mr.Right。我的朋友萃灿跟我恰好相反，她心无城府，对于爱情的要求也简单。她是个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C城的女孩子，她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她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但是这么多年的积累，也足够给她丰裕的生活，所以萃灿没有物质忧郁感。她非常容易满足，即使薪水涨了一百元她也会大嚷着要请我和苏苏去吃冰激凌。

当我被这一段暧昧不明的感情搞得头昏脑涨的时候，一个电话响起，萃灿可爱的笑脸便出现在我眼前。

"萃灿，我们今天去吃什么？"我问她。

她想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今天不去饭店。"

我很奇怪："那我们去哪？"

"你要陪我去相亲。"她小声说，还没说完脸就红成了一个大苹果。

"哇，萃灿，你终于要谈恋爱了？"我夸张地叫道。

她摇着我的胳膊说："不许嘲笑我哦。"

"不会的，宝贝儿。"我忍住笑，"只是今天不知道要见的是哪路神仙？"

"唉，是我老妈安排的啦。"萃灿嘟囔道，"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说今天我不去见就别回家。我没有相过亲，你可一定要帮我去看啊，我相信你的眼光。"

"萃灿呀，"我叹道，"我要是有眼光何至于到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

"我不管，总之你陪我去我不会紧张，还有。"萃灿突然瞪住我，"你不能打扮漂亮，不然人家说不定相中你了，我听说过这样失败的案例。"

我笑死了，还案例呢。

萃灿帮我在我的衣橱里翻出一件黑色的大羽绒服，然后找了一副大黑边框的平光镜往我眼睛上一扣，找了一个发圈胡乱把我的头发抓了一个髻，拍手笑道："好了，这样我就觉得好多了。"

我哭笑不得，我再看了她一眼，清汤挂面的居然连妆都没化，于是我一把抓过她坐在化妆台前。

我说，萃灿，女人化妆不仅让他人愉悦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愉悦，你怎么这么不会善待自己呢。我精心地给萃灿用我最好的化妆品化好妆，这一幕突然让我想起结婚前新娘都要盛装打扮，我愿萃灿找到真爱赶紧嫁掉，而我自己呢？我的真爱又在哪里？我一直很好奇也很期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男人要改变我这一生？

"我们萃灿看上去漂亮极了。"我对萃灿说，"但愿今天那个家伙能慧眼识真金。"

萃灿兴奋得两颊发红，她对爱情充满了憧憬。这样简单快乐的女孩子谁要是娶了她真的是福气。

萃灿要见的那个男孩子早在茶馆等着了，手里拿着约好的接头暗号--一本《读者》--好老土的暗号哦，我暗笑。

萃灿和我走上前去，他站起来分别看了我们一眼，问道："你们谁是萃灿。"

我拿手指指萃灿，萃灿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我说："我身边这位小美女就是萃灿，我是她的好朋友。"

那男士说："我叫郑向荣。关耳郑，欣欣向荣的向，欣欣向荣的荣。"说罢自己大笑起来。

我俩坐在他对面了，服务生立刻跑来热情地问我们点什么，我俩还没开口，对面那位男士就说了："你们这里可乐多少钱？"

服务生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名茶，西湖龙井八十元一壶，加杯十元，茉莉花茶五十元……"

郑向荣打断他："我问你有没有可乐，你跟我说这一大堆。"

服务生赶紧说："有的，有的，一听八元。"

"你们可真能喊价，不过没关系啦，难得和美女在一起聊天，来两听吧。"他大度地说。

服务生写下了"可乐两听，请问三位需要吃点简餐或是点心吗？本店的套餐很不错的，便宜又实惠。"他特意加重了"便宜又实惠"。

郑向荣说："拿菜单看一下。"

我也拿起一张菜单看了看，其中有二人套餐是160元的，我想我和萃灿吃应该够了，至于郑生吃什么让他自己点好了。"

于是我跟服务生说："我要这个套餐。"

郑向荣看看我，立刻放下菜单，说："女士优先，既然你们点了我就不点了。"

我有点磕巴了："但是……但是我刚才只点了我和萃灿的。"

萃灿赶紧说："那你再点一点吧。"

郑向荣只好又点了一盘扬州炒饭和一道杭椒牛柳。

第14节：第六章 相亲(2)

"给我们倒点白水。"他熟练地说。

其实凭良心说他算是一个白净的男人，外貌还不差，看上去三十岁左右，中等个，不胖，戴了一副细框眼镜，比我那副大黑框眼镜斯文多了。

他似乎很想事事居主动，自我介绍道："我是个工程师，在设计院工作，主要负责机械制图。不过女孩子一般都不太对机械感兴趣啦。我家就在C城，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我心想，这点倒是和萃灿挺像。

他盯着桌上的台布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是十七八岁的愣头青了，那我们就坦诚一些吧。"他推了推眼镜说，"我今年三十岁，本来也用不着通过相亲这样的途径……但是你知道我们搞设计的交际圈子相对小些，整天都是技术图纸，所以耽误了，不过我听说你年纪也不小了，是吧？"他抬头看了一眼萃灿。萃灿赶紧点头。

"那我们就更加可以坦诚了。"他说，"我父母也催得紧，我想要是能碰上合适的，春节就搞定。"

"你说的搞定是什么意思?"萃灿满脸问号。

他说："就是结婚啦。我也不想费太多周折，反正我房子也有，东西都是现成的，我有两套房子，父母住一套，不过反正将来都是咱俩的。"他竟然用了"咱俩"，我想一定是口误。不过也许因为他对萃灿的感觉很好。

我们正在聊着，服务生把饭菜端上来了，他盯着那盘杭椒牛柳看了一气，把服务生又叫过来，指着盘子说："你们这是杭椒牛柳吗？一盘子的辣椒，牛柳呢？"他用筷子拨弄着，一边数落道，"你看看，这里面的牛柳总共还不到十二块。太过分了吧？"服务生站着不动，拿求救的眼光看着我。

我打圆场说："茶馆炒菜都这样不实惠，我们的套餐菜很多，反正也吃不完，你不够的话吃我们的吧。"说罢我把一块牛排放到他的碟子里。

萃灿看着我，眼睛里写满失望。于是我俩加快速度吃，一会儿就吃完了。我说我去一下洗手间，萃灿赶紧站起来说："我也正好去。"

在洗手间，我问萃灿怎么样。

萃灿做出要倒的样子："十二块牛柳都数那么清楚，我的天啊。"

我乐了："这么说，我们可以走啦？"

萃灿甩甩头："走吧。我们还要过去和他打招呼吗？"

"当然要去。咱不能那么没风范啊。"我笑道。

结果我们走到桌前一看，郑向荣已不见了人影，我问服务生他上哪去了，服务生说："这位先生已经走了。"

我和萃灿都张大嘴："他走了？"

"是的。"服务生说，"他说账由你们二位结。"

"什么？"萃灿失声叫道。

我摇摇头，拿出钱来结账："萃灿，算得是我请你吃啦，别生气了。"

"不，他，他怎么能这样？"萃灿涨得满面通红，"他，竟然还没看上我？气死我了。要走也应该是我们先走呀。"

"你犯得着跟这样的人生气吗？他走了才好呢，我看见他都要把刚吃进去的吐出来了。"我挽起她的手，"走吧，逛街去。"

萃灿接下来的一整天都没有好心情。

我也被她搞得很郁闷，我们一直都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所以被剩下了，却没有想到连那么平凡甚至猥琐的男人也在对我们进行挑拣。爱情啊，它究竟躲在哪一个角落？不是说中国男女比例男人比女人要多出好多百分点吗？难道好男人真的都成了别人的丈夫？若是勾引别人的丈夫又成了人人唾弃的小三，那么，那些已婚的小女人们，你们告诉我，你们都是从哪里寻得的好男人呢？

我面前的两个男人，蒋杰年轻富有英俊，却在我眼皮底下跟三陪女调情，Michael帅气有为，但是我对于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我甚至对他的现在都不怎么了解，文化的差异让我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向对方传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且，我究竟是怎样的感受，我自己也不知。

那么，我注定是要被剩下了吧!

第15节：第七章 年会(1)

第七章 年会

在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公司举行了新年Party。人事部负责组织，但是Michael说这是他加入公司和员工共度的第一个新年晚会，所以叫我负责协调，尽量把它办得有声有色，给的Budget也很不错。于是我建议安排在香格里拉酒店，在C城所有酒店中，香格里拉算是老牌的五星了，服务也确实不错。

我考虑到公司有来自不同国籍的同事，于是针对性下载了各国的民歌，准备在晚会的时候播放。我甚至还找到了《柏林空气》，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节日不能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局外人。另外我们还组织了很多文艺节目，由各个部门分别出节目。其中还有猜谜，真心话传递等游戏。我极力反对人事经理关于在中餐馆进行团年的意见，我说我们之前都已经组织过好几次具有中国团圆气氛的活动，这一次我们不妨来一个西式的派对，大家也有点新鲜感，再说现在谁还缺吃一顿呢？所以我极力要求以自助餐和舞会的形式进行。人事经理最终没有拗过我，因为大多数人支持我的意见。

不过，也许我们从此就这样结下梁子了呢？但我想大家的目的都是共同的，那就是把这台晚会搞好，不应该存在私人恩怨。

香格里拉的销售经理确实帮了很大的忙，服务费全免，还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漂亮的舞台。主持人是我和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我说英文他说汉语，交替进行，我穿上了苏苏送给我的那条紫色裙子，蹬了一双十二厘米的高跟鞋，感觉像是踩高跷。Michael坐在主位上，微笑地看着我，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服，衬了一件浅黄色的衬衫，显得那么年轻英俊，绿色眼睛里总是漾着笑意，他的金棕色头发全部倒梳，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王子般年轻高贵。曾经有人写过"美丽得不敢逼视"，那么有时候一个男人英俊起来，感觉也是不敢逼视的呢。

吃过晚宴之后，我和搭档宣布晚会正式开始的时候，音响师摁下了音乐播放键，是那首《柏林空气》，据说在每年一度的柏林森林音乐会都要演奏这首歌曲，Michael来自柏林，那么他肯定是会喜欢的。我悄悄看了他一眼，果然他露出很惊喜的表情，看到我看他，高兴地朝我竖起大拇指，跟着音乐节拍击掌。我的脸上有些发热，赶紧看向别处。

文艺表演虽然不算那么专业，但是每个人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其实大家只要玩兴调动起来，很快就会投入的。我很满意自己的成果，节目表演中穿插了游戏节目，其中有一个真心话传递的活动，就是大家把自己在新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把自己的希望与祝福写下来，由主持人念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祝福他早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每人拿一张小纸条，不需要签名，当所有纸条都收集上来之后我和搭档开始打开念，他念中文我翻译，大家的愿望千奇百怪，一次又一次引来掌声与笑声，突然我的搭档打开一张纸条卖了一个关子："下面这一张纸条厉害啦（呵呵，他以为自己是吴宗宪哪），我都不敢念啦，大家想不想听啊。"台下齐声道："想听，快念啊。"

"想听我就念啦。"他清清嗓子，"这位同事写道：我真的很喜欢你，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和你在一起，希望将来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立刻如实用英语翻译了一遍。

台下顿时哗然，掌声唿哨声笑声一片，都猜测这是谁呀。我的搭档说："看来我们公司现在正有一朵爱情的花朵悄悄地绽放，请大家给予这一对恋人热烈的掌声和祝福。"

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又朝Michael看过去，他也在看我，一边鼓掌嘴边笑意渐浓，我心里隐隐一动，不过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个纸条的主人字体娟秀，应该是一个女孩儿的字体，我们公司那么多员工，其中独身的女孩子那么多，恋上公司的哪个优秀小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呢。

第16节：第七章 年会(2)

不过这台晚会因为有了这段公开的羞涩爱情插曲而更有情趣，大家兴致越来越高，节目表演结束之后大家自发组织了舞会，服务员把桌子撤开，腾出一大片地方给我们跳舞，我和搭档主持跳了第一曲之后大伙开始一起加入。Michael邀请了部门经理中的几位女同事跳完之后，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向我走来，做出一个很优雅的请的动作，我被他的样子逗笑了，把手伸给他，他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腰际，幸好我穿了这么高的高跟鞋，不然和他跳舞会很滑稽呢。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们，我有些紧张。他似乎看透我的心思，开玩笑说："不要那么紧张，我保证绝对不踩你的脚。"我扑哧一笑，很快释然。

"你的主持很棒。"他说，"我怀疑你是专业主持人呢。谢谢你组织这么好。"

我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他说："但是离不开你的帮助。"顿了顿，"今天晚上的真心话节目很好，那个纸条真有意思。"说完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绿色的眼眸深得像秋天的湖水。

我怀疑我会掉进这湖水里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何况那么多员工在看着我们，我不能那样和他相互凝视，太要命了，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呢？Michael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啤酒香，白皙的脸颊也微微泛红，今天这帮部门经理给他灌了不少酒呢。跳完这一曲，他提议说下一曲我们还继续吧，我说："根据中国传统，一个上司不可以和同一个女下属跳两个舞曲，你该去请其他员工跳了。"他疑惑地看着我，我笑道，"你不是说我同时也是你的中国文化顾问吗？"

他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调皮地说："好吧，顾问小姐。"

我心里暗暗笑了一阵。

第17节：第八章 定情(1)

第八章 定情

我特别憎恨将女人以弱势群体对待，如果是以一种怜惜关爱的态度也能容忍，但是我很反感一面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待女人，表面上嗤之以鼻，实际上却从一出生就依托女人的男人。

我想女人实现真正与男人平等就像我们这个国家要实现多个政党执政一样难。

不管如何，生活仍然需要向前，这也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接受一个项目，另一个部门经理毫无商量地说：这活你干不了，很难。我当时特别生气，下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因而我花了许多的精力，虽然很疲惫，但最终很出色地完成了。他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何必这么要强呢？女人示弱一点更可爱。

我们为什么要以示弱装可爱呢?

在爱情上，女人永远要在被动地位，才算完美吗？满足男人的虚荣心，永远站在背后默默地奉献，这样才是完美情人，完美妻子吗?

我突然觉得，女人只有自私地热爱自己才会不枉此生，在爱自己的同时腾出一小部分空间去爱男人。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过年，太想念南方的水雾迷蒙了，在家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继续做父母的小女儿，睡到日上三竿起床也不会有人来烦你。我的父母曾经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如今我终于可以养活他们，他们却老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全奉献给了儿女，等到他们终于可以休息的时候，即使有钱有闲，他们也没有了享受的精力。

我亲眼看到一个母亲是怎样变老的，当她有了孩子她便不再是她，她没有自我，她是那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我很恐惧为人母。

Michael说他春节不会回德国，一半的时间仍然会工作，另一半时间他会去旅行。他没有说他去哪里，也没有要求我给他订机票。他说你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我会自己搞定的。我说七天的假期不够我

用，我还要再休五天年假，我会提前五天走，可以吗？他故意苦着脸说："你说我可以说不吗？"

除夕夜，正是万家灯火通明，爆竹震天响的夜晚，这样的夜晚特别让人感觉温馨，感觉美好，感觉世界可爱，我和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妈妈又把老话题重提："今年什么都好，就是颜颜的对象还没找好，希望来年颜颜能找个好对象，干杯！"我只好举杯表示赞同，我知道这是我妈妈现在唯一的一块心病。

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除了过年的欣喜之外，还多了一些期盼，当Michael的电话在零点十分打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期盼是什么了。

"嘿！"他说，"新年快乐！"

"Michael，"我欣喜地说，"新年快乐。"我跑到阳台上去看山那边的焰火。

我说："我正在看焰火呢。"

他说："我也在看，我现在在你所在的城市。"

我惊呆了："你在哪里？我不住在城区，我家住在乡下。"

"我住在市区的酒店里。"他笑道。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家到市区还很远呢，我过不去呀。"

他立刻说："没有关系，我只是打个电话跟你说声新年快乐，之前一直都听你说你的家乡很美，所以我来看看。"

"哦，原来这样，那你好好玩啊。"我说。

"到处都是人。"他说，"我已经闲逛了半天了，我上午到的。"

"那你都看了什么好景色啦？"

"我看到满大街的人，"他笑道，顿了顿，低声说，"但我只想看见你一个。"

长久的沉默，只听见远方传来的焰火。

"我需要和你谈谈。"他继续道，"面谈，明天我去找你可以吗？"

"啊，"我犹豫道，"这样，我来找你吧，告诉我你的宾馆名。"我想如果他来我家被我的父老乡亲看见肯定全村人都要发晕。

一夜无眠，我整晚都在想明天见到Michael该怎么说，兴奋与担忧困扰着我的睡眠，我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去，妈妈将我叫醒吃早饭，吃饭的时候奇怪地看着我说："昨天晚上那么晚你和什么人讲电话讲那么长时间？"

"而且讲的还是英语。"我弟弟补充道。

"一个朋友。"我心虚地说。

一向沉默的爸爸发话了："反正自己要注意一点，你们公司外国同事多，千万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你妈和我都不想你嫁到国外去啊。"

"是啊，你上北方工作我已经很不放心了。"妈妈补充道，"最好找个机会回家乡工作吧。至少我们周末也能带上点自己种的青菜去看你。现在城市里的菜叶都有农药的。"

"我知道了。"我小心地说。

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大年初一不能出门，要留在自己家里过大年，从我出生我家就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但是我要怎么跟父母说我要出门去见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呢？

我踌躇了半天，才对我妈说："妈，我今天要出趟门。"

"做什么大年初一要出去。"妈妈不太高兴。

我说我和大学里的同学约好了上市里聚会。

"大年初一聚什么会？"弟弟也来帮腔，被我白了一眼。

"让她去吧，晚上早点回来，等你吃饭。"爸爸说。既然爸爸同意了，自然就被获准了，我怀着歉疚出门了。

难得下了一场小雪，整个村庄都是银装素裹的，隐约露出黑色的土地，是我所熟悉与热爱的味道，我是否真的要考虑回来陪伴我的父母度过晚年呢？我一想到父母头上的白发心立刻酸到不行。

我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才到Michael住的酒店，他早在门口等我，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不停地朝外面张望。这个小城鲜有外国人光顾，所有进出的人都盯着他看，几个走出酒店的女孩子低声议论说这个外国小伙咋长得这么高这么帅呢？我站在玻璃旋转门外，他站在里面，看见我了，二人相视而笑。他把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一边缓缓走出来。仿佛是一个大秘密揭开之后，两人反而不知道如何面对对方，我感觉他难为情，我自己的双颊发烫。

第18节：第八章 定情(2)

"嘿！"他说，"这里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啊。"

"是的，"我答道，"比C城要高出七八度呢。"

好一会儿二人都没话说，就那样一直走到一个广场中间。

还是他先打开沉默："真高兴见到你。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你，才有五天没看见你就觉得很长时间了。所以我就来了。"看看我，很快又自己把头低下去使劲蹭地上的雪。

我抿嘴笑，不接他的话，我只知道自己看见他也很欢喜，却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他。

他站到我正对面，弯下腰来拿眼睛瞪我的眼，故作轻松地笑道："嘿，你怎么啦？怎么不说话。"

我头一次长久而专注地与他对视，之前所有的疑惑都突然敞亮，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让爱做主，面前这个英俊男子那样牢牢地俘获了我的心，而另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一个忧伤的结局，你最喜欢的人可能会伤害你最深。那双绿色的清凉的眼睛如同一个魔咒将我困住，我的身体极力想要挣脱，而我的心却一点点地沉到它的最深处。

我听见我自己说，那一定不是我的声音，她在说："Michael，I miss you too."声音很轻，但是确实是我自己的声音。

"Only too？"他调皮地不依不饶。

"So much."我屈服了。

他看了我三秒钟，将手从大衣兜里拿出来，轻轻一拉就将我整个拉入他怀中，零星的雪花飘落在我俩肩上，我觉得整个人都站立不稳，爱的喜悦让我头晕，我忘记了所有的顾虑，忘记了所有的所有，我只要这样长久的拥抱，我开始相信地老天荒，我开始相信爱情的永恒，我开始相信这人间一切的美好。

"我那天留你加班是故意的，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新年晚会上那张爱的字条是我叫中文老师帮忙写给你的，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我控制不住自己想你，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我想我爱上你了，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如果，爱真的只是一时的迷失与承诺，那么相爱的双方至少曾经有过真实的一刻，如果曾经有过真实的快乐，那么就不用在多年以后的某一日去忏悔。人生苦短，我们能经历几次痛切心扉的爱与恨呢？爱与恨都因生命的短暂而变得那么有意义。

就这样，整个春节假期我白天都会偷偷溜出去几个小时和Michael约会，感觉又回到了中学时代，母亲就像一只老鹰似的，一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就会一遍一遍地催我回家。Michael提议说想去拜会我的父母，我半开玩笑说我们全村人都像印第安土著，对外国人还保持着"二战"时候的戒备，知道你是德国人就不会放你出村了。Michael将信将疑，但是很认真地点头表示还是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把我父母接到C城正式和他们会面。

事实上我真的没有办法突然在春节期间将一个德国男孩领进家门，在我们那里，只要是重大节庆领进家门的都会被当成准女婿。我想我心里对自己与Michael的未来充满了疑惑与不自信，所以我没有十足的勇气将Michael领进家门给父母看，我想他们一时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我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了半辈子了，不要说说洋文的老外，就连说普通话的外地男孩也是比较难以让他们接受的。

我领Michael逛遍了家乡周边的城镇。他特别喜欢那些安静的古镇，古老的建筑与静谧的气氛，他说他喜欢我穿大红的有着盘扣的唐装小棉袄，他说他喜欢我的眼睛像羚羊一样，他说他喜欢我的黑色长发笔直柔软，他总喜欢拿那双像湖水一样的绿色眼睛久久地注视我，

那么温柔深沉，他像一个初涉爱河的少年，敏感而多情，我稍微安静一会儿他便立刻问我在想什么，稍微一愣神他便会紧张地问我为什么突然忧伤。我们手牵手走遍了水乡的拱桥，因为有了爱情，我觉得我原本熟悉的一切原来是那么温馨而美丽。在早春寒峭中，爱悄悄绽放，羞涩而甜蜜。他走着走着会突然情不自禁地回头想吻我，我赶紧跳开，我可爱的乡亲还没有足够的开放接受一对在田野上亲吻的情侣--尤其是其中一个还是洋鬼子，他便会装出一副凶恶老鹰的形象来抓我，然后把我紧紧地扣在臂弯里不让我挣脱，而且他竟然用刚学会的中文说我是"欲擒故纵"，这个时候我便会心猿意马地左顾右盼，唯恐被哪一位熟悉的好事乡亲看了去回头告诉我妈。

第19节：第九章 隔阂(1)

第九章 隔阂

假期永远都那么短暂，很快我们便飞回了C城，苏苏驾车到机场接我，看见我和Michael双双走出来，嘴惊讶地圈成一个O形。

在车上苏苏神秘地对我笑："你完了。"

"为什么？"我反问。

"你看起来完全像一个恋爱中的小孩。"苏苏说，"没有戾气了。"

我大惊："难道我从前满脸戾气吗？"

"嘿嘿。"苏苏笑道，"德国帅哥看起来很宠你呀，你打算嫁给他吗？"

多么现实而残酷的提问，我叹了口气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楚颜多么理性呢，原来你也不过是个感情导向的女人。"

"讽刺我吧你。"我掐了她一把，她哇哇地怪叫起来。

Michael赶紧问："你俩聊什么，快点翻译给我听。"

我胡诌道："苏苏夸你长得帅。"他听了立刻美开了花。

苏苏却不依不饶地用英文磕磕巴巴地问他："I ask，when，when marry？"

"Pardon？"

"When…will you…marry her？"她终于费力地说完整了。

Michael沉吟片刻，笑答："Well，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苏苏这下听明白了，冷笑道："看来他还没计划娶你嘛，瞧你美得。"

我很不自然地笑笑，没有话回答她了，我还没有达到追问Michael什么时候娶我的地步，我也不会这样步步紧逼，这不是我的为人方式。但是我确实从下飞机开始，一呼吸到C城的空气便感觉陷入了现实的残酷。我不知道Michael究竟投入了多少感情，也许我不过是他在

中国消遣寂寞的一个爱情站点，匆匆而过之后便一切烟消云散。我原本阳光灿烂的心情在C城的纷纷大雪中渐渐冷却。

女人总是在恋爱中不断质疑爱情的纯度与浓度，把自己搞得很神经质，我也彻底把自己整成了一个神经兮兮的女人，我忍不住自嘲：这就是自命不凡的楚颜？这就是自持清高理性的楚颜吗？我想找Michael问明白，但是我又觉得我真的没有必要主动去索求一个承诺。这个爱情泛滥的年代，承诺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我的奔放的爱情真的需要slow down了。

回到C城之后，在办公室里气氛便有些怪异，一对情侣隔壁而居，一不当心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便会让人很容易看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与Michael共同恪守了这个秘密，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我反而不如以前一般每天中午和他相约一起去食堂，他也不再坚持要我等他，我虽然并不想这么快公开我俩的恋情，但是我对Michael这种态度感觉到很不快，虽然我明明知道公开对谁都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当她与某个男人相爱的时候，除非她有非常特殊的原因，不然她是希望全世界都分享她的快乐的。

回来才一个多星期，我已经被这种怪异的状况搞得很沮丧，我感觉这段爱情越来越像一段地下情，让我有罪恶感与羞耻感，于是我终于忍不住冲进他的办公室向Michael坦白我的沮丧，他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着我，微笑道："Yan，我们下班之后谈好不好，现在是工作时间。"我感觉这微笑太陌生，在眼泪奔出眼眶之间我逃出了他的办公室。

而当天下班之后，我们并没有如他所说的下班再谈，来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他与销售总监晚上款待他们去了。我将手机放在枕头下，却一夜没有铃声。

第二天一早他一进办公室便抱歉地对我说昨晚陪客户多喝了几杯，很晚才回住所，所以就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张了张嘴正准备说点什么，质量部经理进来了，我只好乖乖闭上嘴巴。

和Michael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忙于业务，半个月来我们只在一起吃过一次晚餐，白天，我们甚至比之前反而少了言语。我开始疯狂地揣测各种可能，一个一个猜测，一个一个推翻，越是这样我越陷入纷扰不可自拔，就这样我竟然忘记了他与一个大客户的预约，在他赴会之前才匆匆忙忙地打印一个讲演稿，而彩色打印机也来凑热闹--坏了，Michael看着我，有些生气，但是没有说什么，一面收拾他的电脑包一面说不用打了，急急忙忙就和在门边等待的销售总监出去了。销售总监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我："楚颜你最近怎么了？好像状态不太好啊。是不是生病了？"

第20节：第九章 隔阂(2)

我脸上发烫，胡乱答道："好的，谢谢。"

好不容易盼到周末，我想Michael这下该有时间与我相处了，所以周五那天我特别开心。这是我从春节回来之后头一次这么开心，所以我趁他不忙的时候进去找他，他照例把视线从电脑上往我身上转移，眼神还是我熟悉的眼神，我稍微放心了点，于是我说："今天晚上你打算怎么安排呢？"

"啊。"他笑了，恍然大悟似的拍拍脑袋，"今晚是周末，对不起，这段时间太忙了，很多棘手的事情等待解决，不过今天晚上总算可以轻松一点点了，晚上我请你吃泰国菜好吗？"

"好。"我开心极了。

然后他慢慢收敛了笑容，犹豫了一下说："Yan，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谈一下。"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猛地沉了一下。

他说："我知道你以前工作非常棒，但是自从我们开始交往之后，我觉得你不再适合做这个职位。"

我静静地听，他继续说："所以，我打算让你转到物流部去，你不是一直也很想转行做别的吗？现在物流部刚好有一个空缺，你可以去那里学到新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觉得呢？"

我听完之后，有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觉得胸口发闷，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我原本也打算今晚跟他提出换个岗位，但是我希望自己主动提出来，而不是由他先提出来。他提出来让我感觉很不是滋味，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

但是我定了定神，挤出一丝笑容："那就这样做吧。"

出了他的办公室，我在座位上开始仔细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明天将何去何从，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低到了尘埃里，而他距离我越来越远，这种感觉让我非常难受。这种感觉与在春节假

期中的感觉完全两样。那时候我感觉他是我的男朋友，而现在我只感觉到他是我的老板。难道他在俘获我的感情之后就打算全身而退了？或者他有了更好的选择？要不为什么他的反应是如此冷漠，对了，是冷漠，这个词让我一想起就浑身发抖。这个词同时也将我激怒。

不管怎样今晚我们会在一起约会，我至少还有机会探知他对我的感情，我这样想到。未料，快下班的时候，德国总部一个电话打来，他便在办公室没完没了地讲起了电话，我听到他说我听不懂的德语，心里越发觉得悲凉。我等到七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便飞快地把电脑关机，抓起手袋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Michael的司机在大门口和门岗聊天，看见我打了个招呼说："老板什么时候走？"

我简短地说："不知道。"

我叫了台出租车逃也似的离开了公司。

直到九点，Michael的电话才打过来，声音很疲倦："Honey，你在哪？"

我说我在家睡觉，他说："对不起，我又失约了，电话会议太长了，那些家伙太能讲了。"顿了顿，"我现在来接你好吗？"

我负气道："明天再说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感觉气氛不对便说："那好吧，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来接你。"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觉得Michael完全让我失去了自己，今天这样的状况以后会不断发生，我又该要怎么办，我被莫名其妙地调去物流部，别的同事会怎么看？如果他们知道我转过去的原因，会不会从此看轻我？突然，我有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也许我辞职之后和Michael反而能正大光明地大胆相爱呢，这个念头让我兴奋不已。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点开了51job的网页。顺便上了QQ，我的QQ上面大多数是同事和熟悉的朋友，周末在线的人很少，只看到IT部的Kevin在线。Kevin是一个对哪个女孩子都故作暧昧的

人，但是算是男同事中比较熟的，偶尔也在一起吃吃饭，经常有了电脑难题便上线找他，他一般都在线。

第21节：第九章 隔阂(3)

照例，我给Kevin打了一个笑脸过去，他回了我一个戴墨镜的脸："今天没加班啊？"

我说："天天加班你想累死我啊。"

"一般Michael加班不是都拉上你嘛。"他又回了一个墨镜脸。

我立刻紧张了，故意开玩笑："怎么？你嫉妒啊。"

"切，我才不会呢，不过好心提醒你，你注意一点。我看Michael好像对你挺有意思。"他说。

我赶紧打了一排字过去："不要乱说话，他对谁都一样。"

"我上次去慕尼黑培训，那边的人告诉我他在德国有女朋友的，都准备结婚了，因为他执意要来中国工作还闹分手呢，但是后来又和好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Kevin说。

我看到这一排字，脑子有点晕。原来全世界都是知情人，就我一个傻子，我想我总算明白Michael为什么那么含糊其辞地应付苏苏关于结婚的提问，因为他早有了结婚的对象，我说不定只是他在中国一个临时的消遣呢。楚颜啊楚颜，你为什么会这么傻，你爱他几乎失去了原来的自己，到头来又得到什么了？我有些抓狂，从枕头下摸出电话就给苏苏打电话，苏苏说她在Fox bar，问我去不去，我问她和谁在一起，她说和九头鸟，顿了顿又做贼心虚地说还有蒋杰，我说你可真不够意思，明知道蒋杰和我有不愉快还叫我去。苏苏醉醺醺地笑道："全天下就你一人把爱情当真，真傻。"

我怏怏地挂了电话，一个人盘腿坐在地毯上，感觉日光灯太晃眼，于是把日光灯关了，又感觉床灯太晃眼，又把床灯关了，然后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不知道是流泪好还是自嘲好。

第二天在泰国餐馆，我默默地坐在Michael对面，没有胃口，心里想的都是Kevin昨晚对我说的话，终于忍不住了对Michael说："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是否该问你。"

他缓缓地停下筷子，把食物咽进肚子，身体稍微靠在沙发上，说："我知道你肯定有问题，你问吧。"

我想笑，但是笑不出来，于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问了出来："你在德国是不是还有女朋友？"

他沉吟了片刻，很简短地回答："是。"

我把眉头一拧，瞪着他："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

他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一只手，清亮的眼睛直视着我："你可以听我解释吗？"

我说："需要足够充分的理由。"

"好，"他说，"我在慕尼黑认识一个女孩，我和她交往六年了，曾经确实有过很欢乐的日子，后来我准备来中国的时候，她和我大吵了一架，她希望我继续留在慕尼黑，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我们相爱六年她都不打算和我结婚，但是当我准备接受中国这个职位的时候，她改变主意了，她决定和我结婚，但是我也已经作出了我的决定，这个岗位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我也一直很喜欢很向往中国，所以我要求她和我一起来中国，但她是一个很留恋慕尼黑的人，她说她没有办法离开慕尼黑，我们谁也没法说服谁，所以我最终还是来了中国。"

"就是说，你们并没有正式分手？"我闷闷地问。

"正式分手？应该有吧，"他眉峰一挑，说，"我前段告诉她我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

"那她怎么说？"我忍不住追问。

他侧着头沉思了一会儿，说："她很难过，她希望我还是能回到慕尼黑去。"

我看着他不说话，我知道他们的故事远远不只这么简单。

他耸耸肩说："但是你知道我短时间不可能回去的。"

"短时间？"我反问道，"你在中国的合同多长？三年？五年？你终究有一天要走的。"我终于说出了我心底深处的忧虑。

"Yan，我承认我很爱你。"他松开我的手，"但是我们谁都无法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珍惜现在，把握每一个现在不好吗？我不想给你太多承诺，我只想用行动表示给你看，我确实非常地爱你。"

第22节：第九章 隔阂(4)

"所以你的行动就是把我调离你的身边？"我反击道，"你不想让任何同事知道我们在恋爱？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说出了连日来耿耿于怀的愤怒。

"你误会了。"他着急地解释道，"我把你调离是为了保护你。"

我冷笑道："我看你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听我这么一说有点生气了，"你认为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吗？"

"你难道不是吗？和你的执行董事的职位比较而言，我算什么？"我冷冷地说，"你怕别人知道你在和自己的女秘书谈恋爱，你怕流言飞语会对你不利！"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摇摇头说："Yan，你说出这些话来真让我不敢相信是你说的。我把你调离，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公司啊，那样对你我都好，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会向大家宣布的，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急躁呢？"

我敏感的心又一次被激怒了："合适的时候？在你玩腻了的时候吗？你以为我急不可耐地要求着你来娶我吗？你错了！"

他的脸顿时气得通红："我和你谈不下去了。小姐，结账！"他用中文朝服务员说道。

我抓起包，拿出一张钱扔在桌上，冲着他嚷道："Let"s go Dutch."

他拿着钱包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冲口而出道："你也不用调离我了，我周一就会辞职。"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Michael在我身后叫着我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追出来。

第23节：第十章 冷夜

第十章 冷夜

初春的街头，风冷。

我漫无目的地走了半个钟头，才感觉到冷，掏出手机给苏苏挂了一个电话："快点来接我，我现在需要安慰。"

苏苏问了我所在的位置，说你等着，马上到。

我依靠着一根电线柱子站着，想起刚才与Michael的吵架，觉得很乱很无助，想流泪宣泄一下，但是又觉得自己太丢脸了，瑟瑟发抖地站了一会，苏苏还没有来，于是走到一个小卖部想买点水喝，店主一面看电视一面冷淡地问我："你买什么？"

全世界都是冷淡的脸孔，我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继续等苏苏来，给她又挂了一个电话，她答马上到马上到，我在风里叫道说你再不到我就要死在这里了，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地冲过来，一个急刹车停在我面前，我吓了一跳，车窗降下来了，蒋杰的头探了出来："上车。"

见我没动，他只好下车来帮我把车门打开："请上车吧，这样该可以了吧。"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我已经够乱的了，不想他再继续给我添乱，他只穿了一件白色衬衣站在风里，淡淡地说："你要是不上车，我就跟你一起在外面冻死好了。"

"你爱上哪凉快上哪凉快。"我说着拔腿就走。

"嘿，你还真狠心。"他不由分说把我抓住塞进车里。

他自己也钻进车里，把空调打到最大，只管开车，也不看我，自顾自说："是苏苏告诉我你在这里的。你也真是的，不会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待着啊。"

"我不用你管。"我负气道，心里不断埋怨苏苏太不够意思了，把这家伙招来什么意思啊。

他自嘲地说："我知道我罪不可恕，连重新做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哼了一声没理他。

他见我不答理他，又没话找话地说："怎么，和你的德国帅哥吵架啦？太好了，我又有机会了嘛。"

我气得够戗，骂道："你要是再没正形，我现在就跳车。"

"别，别。"他赶紧说，"我不提了，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也许你的心情会好一点。"

"你要带我去哪里？"我瞪着他说。

他笑道："你放心，我不会拐卖你。"说着，车拐上了山，转了半天转到了山顶。这是一个公园，白天收费，晚上不收费，车子可以开上来。

他说："外面冷，把我的大衣穿上。下去看看吧。"说着把大衣往我肩上一套，自己穿了一件西服就下车了。

我一下车立刻被眼前的景色震惊了，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丽的夜景。虽然风很大，但是可以鸟瞰到整个城市的夜色，闪烁的霓虹点点，远处群山起伏，黑黝黝地奔腾。城市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安静。冬天刚刚过去，光秃秃的树枝全都渴望地伸向天空，那渴望与我对爱情的渴望是一样的吧。有那么一瞬间，我忘记了Michael，忘记了人世间的所有纷争。

突然听到蒋杰缓缓地说："很美吧，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这里。"说完掏出打火机准备把烟点上，突然看了看我，把烟扔了，"对不起，我是个烟包。"

我说："不要紧，你抽吧。"

他摇了摇头，笑道："你不喜欢的我都不会做。"

我冷笑道："是吗？"

"哦，"他打了自己的头一下，"上次在fox bar，真对不起，我那段时间很郁闷，你老是不理我。"

"不要总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好不好？"我白了他一眼。

"好，我本来就是坏人，行了吧。"他抱着双手冻得直吸鼻子，"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你回到车上看风景吧。"

我最后留恋地看了一眼山下的城市夜景，钻进了车里。

"你以后如果心情不好，我可以经常带你来看。"他说。

我说我以后如果想看，会自己打的过来。

他叹了口气说："我承认我以前确实是想和那个德国佬一争高下，我以为女人都是一样，尤其是漂亮女人，用房子，车子，票子，没有砸不晕的。我曾经有一个女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把我的钱卷跑了，把我和我妈妈折腾得很惨，那段时间刚好我妈妈生病了，因为没有了钱，所以到现在还留下后遗症，走路不利索，所以我后来再没有正正经经谈过一次恋爱，我很难再去相信一个女人。"

我没想到他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原来天下难过的不只我一人。他继续说道："我以为你也和那些女人一样，所以我对你采取了同样的追求方式，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和她们不一样，你虽然骄傲，但是并不做作，在你面前，我感觉自己那些招数实在是太俗了，但是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竟然让那个德国小子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愤愤地说。

我哑然失笑，我想这世界真的很离谱，我在Michael眼中可有可无，却在蒋杰眼中成了块宝贝。

"你笑什么？"他奇怪地说，"今天晚上你很奇怪，你有心事吗？"

"没有。"我说。

"可是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因为和我在一起所以不开心吗？"他认真地问。

"不是，"我把头靠在靠背上，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带我来这么美丽的地方，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把我带到苏苏那里去吧。我不想回家了。"

他拿出一小瓶矿泉水递给我："喝口水吧，我马上送你去苏苏那里。"他把车掉过头，突然又停下来，很郑重地说，"不管你发生了什

么事，如果我可以帮到你的，请你尽管开口，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言罢，又狡黠地笑道，"另外，如果德国佬和你崩了，请你在第一时间考虑我来候补呀。"

我无力地朝他笑笑，现在我只想见到苏苏，被她骂一顿我就好了。

苏苏见到我，张开双臂一把把我抱住，骂道："这么冷的天，哪个王八蛋把你一个人扔在大街上挨冻啊。"我听她这么一说，鼻头一酸，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蒋杰对苏苏说："你给她喝点热的，冻了这半天了，别感冒了。"说完又看看我说："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有时间就来看你。咦，怎么会有眼泪？"他皱起眉头，弯下腰仔细看我的脸，"告诉我，你怎么了？"

苏苏把他推到一边，嚷嚷道："没你的事，赶紧走吧，我会照顾她的，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吧。"

蒋杰一面往外走一面回过头来满脸怀疑地看着我，却不再多问，匆匆走了。

第24节：第十一章 大厨(1)

第十一章 大厨

晚上，我躺在苏苏的床上，翻来覆去地，一会儿是Michael生气的脸，一会儿是蒋杰关切的脸，折腾了好一会才沉沉地睡去。

大风吹了一夜之后，我感冒了，昏昏沉沉地在苏苏的窝里睡到十点才起来，手机里没有Michael一个未接来电或是短信，又继续倒在沙发上生了一会儿气。蒋杰在十一点的时候打来电话说请我吃饭。我说我没有力气走了，不去了。他便说："我开车来接你，把你背下楼行了吧？"

我说："我实在不想动弹，我在苏苏咖啡厅这边吃点简餐就行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去买点菜，上苏苏家去亲自下厨给你展示一下厨艺怎么样？你想吃什么？"

我料不到他还有这一招，只好说那好吧，随便你了。我几乎什么都吃，你看着买吧。他便兴高采烈地收了线。

我跟苏苏说蒋杰要来给咱做饭了。

苏苏做出一副很夸张的表情："哇，真的是新好男人啊！"冲我眨眨眼睛说，"看来这小子这次动真格了。"

我翻了翻白眼："男人哪一次不说自己是真的？"

苏苏皱皱眉说："这句话好像是我说的吧？"说罢哈哈大笑。

小乐从楼下跑上来，雀跃地说："妈妈，小姨，你们在说什么好玩的事儿呀。"

苏苏冲她挥挥手："一边待着去，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偷听。"

小乐吐吐舌头，缩了回去，不一会儿又蹬蹬蹬跑上来冲我说："小姨，你一会儿不要走哦，我有事求你帮忙。"

苏苏喝道："不要老是烦你小姨，她感冒了你没看见？"末了又换了一副很慈爱的表情，"对了，一会儿蒋叔叔要来做饭给小姨吃，妈妈

今天请你出去吃火锅好不好？"

小乐扮了个鬼脸说："我知道，要留给他们二人世界嘛。"

苏苏笑骂道："快滚。"

我赶紧叫住她："你们俩谁都不要做怪，一个不许跑，等蒋杰给我们做饭。小乐，你不是有事情要我帮忙吗？"

小乐犹豫了一下，看看她母亲，摇摇头说："过两天再说吧。"

苏苏骂道："别吞吞吐吐地，快点说。"

小乐便招了："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是杨琪的问题啦。"苏苏帮她解释说杨琪是小乐最好的朋友。

小乐说："杨琪怀孕了，我想叫小姨领她去医院流产。我怕说出来妈妈从此就不让我和杨琪在一起玩了。"

我和苏苏对望了一眼，我知道苏苏肯定在侥幸幸好怀孕的不是小乐。

我对小乐说："你下午把她带过来吧，我带她去。"

苏苏说："你自己都感冒了，还是我去吧。"

"不，还是我去吧。"我说，"你事情也多，走了没人打理了，再说小乐挑选的是我帮忙，不是吗小乐？"

小乐点点头："是的，因为杨琪认识妈妈，见面会很尴尬，所以小姨去比较好。"

苏苏说也只好如此了，末了又叮嘱道："做人工流产吧，药流怕流不干净还要再次遭罪，完事之后把她领咱家来，让她休息两天再去上学。"

小乐领命下去了，苏苏叹了口气说："女人这一生该经受多少苦痛啊。"说完又赶紧催促我，"你还不快点去洗漱，一会儿蒋杰就来了。你要这样头发乱糟糟地见他吗？"

等我慢腾腾地洗漱完毕，蒋杰就大包小包地上来了。外面还下着雨，他额上的头发上还沾着水汽。把东西放到厨房，洗了手走到厅里，把外面的皮夹克脱了，只穿一件质地精良的深灰色T恤衫，显得

那么挺拔健硕，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还是永远挂着让人感觉玩世不恭的微笑，仿佛这就是这个男人的招牌。

第25节：第十一章 大厨(2)

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看着我笑道："你好点了没有？"

我点点头。

他横过茶几把手伸过来放在我额头上，说："有一点点发烧，我给你买了药。一会儿你吃完饭吃两片。"站起来，接着道，"现在本大厨要去做饭了，你乖乖等着，十二点半准时开饭。"我笑了，他看了我三秒钟，转身去厨房了。

苏苏从楼下跑上来，探了个头，朝厨房喊道："要打下手的吗？"

蒋杰应声道："不用你帮倒忙。"

不一会儿厨房便飘来了喷香的饭菜香，我忍不住跑过去偷看，他背对着我站着正在切菜，竟然刀法很纯熟的样子。我看到锅里正在炖什么东西，非常香，忍不住走过去想揭开锅盖，他发现我了，马上制止道："别动，跑气儿了就不香了。"我看到他系着苏苏家的围裙--那么大个男人系着一条卡通图的围裙，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很滑稽是吧？"我看到他头上沾着菜叶，便帮他拿下来，突然有人大声在厨房门口怪叫："哇呀呀，好温馨哦。"是小乐这小鬼头。

小乐蹦到我俩眼前，嚷嚷道："小姨和蒋叔叔真的好登对哦。刚才那一幕好温馨哦，我要是用相机拍下来就好了。"

蒋杰笑道："就冲你这句话，明天送你一个最新款MP3，随便你挑。"

我拿锅铲佯作要打她，苏苏在楼梯口叫道："小乐，还不赶紧下来。"小乐眨眨眼，跑下去了。

蒋杰看着小乐的背影说："我将来要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儿该多好。"转过头看着我，很严肃地说，"你要是嫁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受一丁点委屈，什么家务都不用干，我天天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

我没敢和他对视，故意大声说："拉倒吧，首先你抽烟我就受不了。"说完想溜。

他伸手拦住我，眼睛瞪着我，手往裤兜里翻出烟盒与打火机往垃圾桶狠狠一扔，说："你让我戒我马上就可以戒。"

我赶紧说："锅快烧煳了。"

他跳起来，连忙端锅去了。我趁机溜出厨房。

有那么一瞬间我听到在厨房里忙乎的蒋杰快乐地吹着口哨，我几乎产生错觉那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爱情，可是定睛一看，虽然那个人的身形同样是高大挺拔的，但那不是我爱的Michael。Michael依然没有来电话，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餐桌边发呆，直到蒋杰把饭菜都端上来。小乐和苏苏母女俩从楼下嬉笑着上来，一进来就大呼小叫地说好香好香。

蒋杰把围裙解下来，又去洗手间拿过热毛巾来递给我说："擦擦手吃饭吧。"

苏苏夸张地叫道："哇噢，太体贴了吧？"

蒋杰说："别怪叫了，我也可以给你拿一条热毛巾来。"

苏苏笑道："我可受不起那个恭敬。你还是伺候她吧。"

蒋杰揭开汤碗，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他竟然炖了一只乌骨鸡，他给每个人盛了一碗说："我在里面加了枸杞和姜片，可以祛寒。你们多喝点。"

小乐撇撇嘴说："蒋叔叔，我怎么觉得你给小姨盛的鸡肉特别多呢？"

蒋杰笑道："你再胡说MP3没有了啊。"

苏苏问道："看不出来你做菜手艺这么好？"

蒋杰说："我从小父母就分开了，我和我妈妈在一起相依为命，很小就会干活了，炒几个菜不是家常便饭吗？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做饭了，现在应酬很多，经常在外面吃，我妈有保姆照顾，我现在忙得都没多少时间回去看老太太了。"这番言语竟然淡然得让人感动，原来

外表狂野的蒋杰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苏苏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装作不懂她的眼神埋头喝汤。

吃过饭，蒋杰陪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就响了，他抱歉地看看我说："有些事情要去处理，我得先走了。你今晚回家住吗？晚上我要是有时间的话过来接你回家。"

第26节：第十一章 大厨(3)

我说不用麻烦了，你去忙吧，苏苏送我回去就可以了。

苏苏却说："你要有时间就来吧，我晚上店里客人多，你送楚颜回家比较好。"说罢朝他挤挤眼。

蒋杰乐了，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看了看我，又叮嘱说："那好，我六点以前一定赶到，你好好睡一觉，别忘了吃药。"

蒋杰走了之后，我埋怨苏苏道："你这人怎么了？你明知道蒋杰是个喜欢玩弄感情的人，还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苏苏很认真地说："我之前确实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次不是一般地动了真心，浪子也总有回头的时候，比如说我吧，我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和多少男人逢场做戏过，我也以为我不会再有真爱了，和九头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抱着玩玩的心理，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掉了进去。"

"什么？"我嚷道，"我早知道你不对头，原来你还真的和九头鸟……"

"是。"苏苏点点头，不像是开玩笑，"他也许有很多毛病，但是这个人真心对我好，这么多年，我没看到哪个男人对我这么贴心过。他对小乐就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小乐的班主任都以为九头鸟是她爸爸，最难得的是小乐也很接受他。以前我只要和某个男人好一点，小乐就说我不要她了，但是这次小乐跟我说"妈，我觉得你找到幸福了，那你就去追求吧。"我们小乐长大了。"苏苏说着，竟有泪光在眼中闪烁。我看着她，知到苏苏已经不是我曾经认识的苏苏了。

苏苏找到了她的幸福，那么我的幸福呢？它又在哪里？难道女人一生一定注定宿命性地要找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吗？难道孤独是这人间最可怕的事吗，每个人都在逃避孤独，都在寻找另一半，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再孤独了吗？

我躺了一会儿，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很多，Michael的电话始终没有来。小乐的同学杨琪却来了，苏苏装作不知情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忙乎去了，我穿好大衣，和小乐与杨琪上了苏苏的车，我只好再次冒险无照驾驶。

第27节：第十二章 出走(1)

第十二章 出走

晚上蒋杰来接我，我下午从医院回来以后又接着睡了一觉，蒋杰来时感冒已经差不多好了。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和他道别，他却执意说："让我送你上电梯吧，你住那么高的楼层，万一有哪个坏蛋突然在哪一层劫住你可怎么办。"

我笑道："不会，这小区挺安全的。"

"我只是送你到门口，看见你用钥匙开了门我就走。"他挡在电梯口，两手揣在裤兜里，歪着头看我。

"好吧。"我不再坚持。

电梯一直往上，并没有碰到所谓的坏蛋，蒋杰却一脸坏笑地看着我，我横了他一眼："我现在只看到一个坏蛋在我面前。"

到了我的楼层，他等到我用钥匙开了门，便摁下电梯的下行键准备下楼，我摇摇头，笑道："你进来喝杯茶吧。"

"嘿，我正好口渴了。"他立刻走进屋来。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我的住处，一进来便四处打量，点点头道："窝虽然小点，不过很温馨，很特别。"眼光落在鞋架上，我看出他的用意，便冷笑道："我这还没有男室友，你不用疑神疑鬼的。"

"没有没有。"他不好意思地笑道。

我给他冲了杯绿茶，说："坐吧，我这没有沙发，只有榻榻米。"

他斜倚在榻榻米上，看着客厅墙上我的大幅照片，说："这相片照得不错，挺有生活气息，眼神照得非常好，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很漂亮，像羚羊的眼睛，很像罗马假日里面那个女主角。"

Michael也曾经说过我的眼睛像羚羊的眼睛，想到这我不禁又难受了，都一天了，Michael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喝完茶，他看看表，站起来道："我该走了，我再待下去就真的不想走了。"坏笑又浮现在他嘴角。

我站起来送他到门口，他一手撑着门，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会有耐心等你的，请你多少也要给我一点鼓励，有时候我也不是那么厚脸皮的，但是在你面前我好像一直都厚着脸皮。"说着自己也嘿嘿地乐了，"好啦，我走了，我明天给你打电话，请你看一场电影，算是我改过自新之后正式请你赴约行吗？"

我想我明天就辞职了，要离开Michael了，明天，明天再说吧，我对他说："明天你给我打电话再约吧。"

他走进电梯里，微笑着朝我摆摆手，电梯门就关上了，我折回屋里，把自己藏在鸭绒被里，想起明天不知道如何面对，眼睛就潮湿了。

第二天一早，还没去自己办公室，我就直接奔人事部，把辞呈交给了人事经理，她讶异地张大了嘴："为什么要辞职？"

"我想换一个环境，仅此而已。"我把想好的腹稿念出来。

好吧，她说，我去找老板谈谈，他同意我也没办法。

说完她就拿着我的辞呈去找Michael了，我在外间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心不在焉地干着手头上的活，等她出来，不到十分钟她出来了，冲我挥挥手说："老板要跟你谈谈，你去吧，一会我再来找你。"

我只好硬着头皮进了Michael的办公室，他穿着一套浅灰色西服坐在那里，没有扎领带，脸色是疲倦的，看见我进来，便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他看着我，足足十秒钟没有说话，眼睛里满是困惑与忧伤，他长长地吁了口气，低声道："So，are you leaving me now？"我一听到他的声音，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心里在叫我不要，不要离开你，但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地说："Yes."

他摇摇头，一直摇头，不再说话，我那么清楚地看到他眼中挣扎的痛苦，但是我却像被施了魔法，无法开口再说一个字。

良久，他说："我不想强迫你，既然你决定了，那么……"他拿起笔，刷刷地在我的辞呈上签了字，递给我，我接过那张纸，心里充满了悲凉，这一张纸，从此就会把我与Michael隔在两个世界了。他用手

撑着额头坐在班台后面，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强忍住泪水，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Yan."他叫到，我的心一颤，停住脚步，我的脸上满是泪水，我没有回头，他却没有再说话，我便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人事经理看到Michael签字的辞呈，叹了口气，看着我，用她惯常的口气说："太遗憾了，请问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我最好马上走。

"不可以，我现在连交接的人都没有。"她惊呼，"你这不害我吗你。"

可是我真的无法在Michael面前再多待一秒钟了，人事经理看我这么坚决，于是拨通了Michael办公室的分机，没有人应答，这时候，Michael大步走进了人事办公室。

人事经理冲着Michael摇摇头说："Mr.Taylor，她希望今天就能走，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人交接她的工作。"

Michael脸上的表情十分冷淡，声音也一样："她等不及马上就要走的话，让她走吧。违约金不用偿付了。"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紧咬着下唇，生怕眼泪流出来，人事经理耸耸肩，说："既然这样，那就只好你和我简单交接一下了。"

在我离开公司前，Michael的办公室门始终是关着的，我多么希望他能开门走出来叫我不要离开，可是他没有。

我身心疲惫地回到家，关了手机，藏进被子里，呼吸着我所熟悉的鸭绒被的气味，觉得不再像往常一样能给我安慰，眼泪打湿了被子和枕头，突然，我想逃离这个城市了。

第28节：第十二章 出走(2)

就这样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照镜子一看发现眼睛肿得像水蜜桃似的，拉开窗帘看着楼下，觉得白天比黑夜要让人好过得多。我重新又回到这个世界了。

突然门被拍得震天响，我生气地想谁这么无耻不摁门铃，突然又想起我的门铃已经坏了好几天了，一直都没有心思找物业来修理。

从猫眼里一看，原来是蒋杰，我叹了口气，开了门，他站在门外，狠狠地瞪着我："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差点报警!你搞什么手机关机？"

我才想起前天他说过周一要约我，可是我昨天从公司回家之后手机就一直是关机的。

我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冷冷地盯着我的眼睛："谁让你哭成这样？那个该死的鬼佬欺负你了？"

"没有"。我把头别过去。

"还说没有？"他大声说，"你这是何苦？被他欺负了还要替他隐瞒，你怎么不泼他一脸水？"他挖苦道。

"你如果想来挖苦我就立刻请出去。"我叫道，"我不需要你的挖苦也不需要你的同情。"我拿梳子拼命地梳我的头发。

他不再说话，夺过我的梳子，扶我坐下，用手轻轻地理顺我的头发，声音柔和了很多："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你伤口上再抹一把盐，看你难受成这样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看你气成这小样，两个大红眼泡子往路中间一站，人都以为红灯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便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你在榻榻米上躺一会儿，我拿凉毛巾给你敷一敷。"他从洗手间拿来沾凉水的毛巾敷在我眼睛上。

"一会我领你去吃点东西。"他说。

我问道："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你都失踪了我还有心思上班吗？"他揶揄道，"嘿，对了，我还没问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我说我辞职了，他赶紧说："太好了，咱不伺候德国鬼子了，你也不用去找工作了，直接上我公司去干吧。我那里正缺少一个总务。"

我说我可能会离开C城，他沉默了，我的眼睛被毛巾遮住了，看不见他的脸，但是我能想象肯定和刚才在门口一样阴沉。

他叹了口气，说："C城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

我说我很留恋这里的朋友，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他冷笑道："在下能被算在朋友之列总算不枉此生。"

我说你不懂我的感受。他便哼了一声，说："不就是失恋的感觉吗？一个人一生不受几次这样的打击不能称其为人生。"

我说反正我是要走的。

他哦了一声道："选一个有飞机的城市，这样我去看你也方便。"

我说你真的要去看我吗？

他没好气地说："嗯，这个时候我不乘虚而入难道要我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吗？"

我把毛巾一扔，瞪了他一眼："别对我太好了，你会很惨的。"

他把手一摊："我现在已经很惨了，你没看到我戒烟了？老难受了。"说完往嘴里扔了一颗咖啡糖。

我看着他，认真地说："说真的，蒋杰，世界上比我优秀的女孩子多了去了，你不用这样对我，真的。"

他斜着眼看着我，笑道："瞅你那俩小红灯泡眼，还跟我说真的，说真的，你一跟我说真的我就受不了了。"

我忍不住笑出来，他抱着双臂也瞅着我直乐。不管怎么样，至少那一刻我不是那么忧伤。

我跟苏苏说我要离开C城了，苏苏立刻把我骂了一通，她气咻咻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口里念念有词："为了一个男人，嘿，为了一个

男人，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你疯了还是堕落了？你的豪言壮语呢？你的大女人主义呢？就那个德国佬不是吗？你能不能稍微拿出一点"二战"的恒心与决心把这个法西斯彻底忘记掉？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及时行乐!你这样伤心难过大动干戈地搬到别的城市，他领你的情记你的好吗？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了，楚颜，德国佬不爱你了，或者要你了，又怎么样？生活还得继续，你一辈子就为他活啦？天底下好男人多了去了，吊死在一棵茄子树上你可太傻了，远的不说就说蒋杰吧，对你多好？九头鸟说认识他这么多年没见他对哪个女人这样掏心挖肺的，人家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钱有钱，要品有品，哪点比那个绿眼睛黄毛鬼差？你眼睛被眼屎糊住了还是咋的？非得悲悲戚戚拿热脸蛋蹭人冷屁股，却把真正对你好的一脚踩到地底下？"

第29节：第十二章 出走(3)

苏苏这一通破口大骂把我骂得寒毛倒竖，我心里知道她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不由自主却只是想逃离，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了事，明知道一顿打是跑不掉的，却非要躲到后山的山洞里。

苏苏的话无疑对我起了一些作用，于是我临时改变了策略，我说我要出去旅游几天这样总行了吧，苏苏问你想去哪里?

我的眼前刚好一本杂志，上面一个大图片俨然是美丽的秦淮人家。我想起秦淮八艳，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之都，也许适宜消磨掉一些关于爱情的记忆，于是指指图片说："我要去南京。"

苏苏点点头笑道："那你去吧，说不定还可以碰到几个多情的江南才子。"

我立刻打电话订好机票，收拾了行装，给数码相机充好电，备齐了换洗衣服，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咬了咬牙，把手机卡取出来扔进了垃圾篓，我要让Michael从此再找不到我，"Michael，"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从此，你失去我了。"

我在大街上的报刊亭买了一张新手机卡，给苏苏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走了。也许回来，也许不再回来，如果我没有回来，请你不要等我。苏苏说呸，你还整成诗人了，你要是不回来，小心我去扒了你的皮。

我从通信录里找出了蒋杰的号码，却迟迟没有摁下拨号键，有一些美丽，悬而未决也许更好。

就这样我故作轻松地蹋上了旅途。

第30节：第十三章 江南

第十三章 江南

三月底的秦淮河畔果然美丽，我坐在夫子庙前吃糖葫芦，望着那么狭窄的秦淮河搞不懂曾经为什么有那么多风流雅士会为它痴狂。当C城还是光秃秃一片冬景时，秦淮河已是两岸春光，这让我想起小学一年级时念过的一篇课文：大兴安岭，雪花飘舞，长江两岸，柳树发芽，海南岛上，鲜花盛开，啊，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

就这样我百无聊赖地一边闲逛，一边找乐子。待了一个星期之后，觉得C城离我越来越遥远，当我站在紫金山巅遥望古长城，当我站在音乐台中间听见一群群白鸽扑棱的声音，当我听到鸡鸣寺传来的阵阵诵经时，我想也许我真的应该留下来，留在这个温婉的城市。

当我这个念头才刚升起时，苏苏的电话就来了："你在哪？"

我说我在莫愁湖边走呢。

"那你一会还打算去哪？"

我说也许我一会儿去玄武湖。

苏苏说那你好好玩吧，便收了线。

我拿数码相机在莫愁湖一顿乱拍，有日子没有见到这样美丽的阳春三月了。我在莫愁湖边投了一枚硬币，我希望我从此此生无忧。

告别了莫愁湖我便打车去了玄武湖，南方多湖泊，所以南方人的性格也多温婉，比起我那更往南的故乡来说，这里的人说话比较糯，尤其是女孩子，好像都娇滴滴的。

我在玄武湖边的长椅上坐下，看着对岸垂钓的老者，觉得他的生活比我更有意义，我是为了躲避一段感情，而他正在等待鱼儿上钩。

我喜欢这样有着柔软的绿色垂柳的湖边，远处的桃花或浓或淡地盛开，有什么比这一刻更惬意呢？也许我真的应该留下来。

"非常清闲自在啊。"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吓了一跳，转过身去，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是确实是蒋杰，那个喜欢坏笑的蒋杰。

"你，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吃惊不小。

"看到我这么激动，话都说不出来了吗？"蒋杰故意皱着眉头道。

"别告诉我你跟踪我。"我笑道。

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拿眼睛斜我："美得你吧，我刚好来南京出差。"

"你刚好来南京出差，刚好在玄武湖碰到我？"我冷笑道。

"所以，缘分经常是这样的。"他一笑，露出一口森森白牙。我知道肯定是苏苏，我向他汇报我的行程，而她又将我的行程一字不漏地汇报给了蒋杰。

"那好吧，很高兴见到你。"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柳絮，"我现在要走了，希望下次再有缘见到你。"

"喂，你等等。"他叫住我，我心里暗笑。

"好吧，我特意来的行了吧。"他走到我面前，站在我对面，抱着双臂，仰着下巴颏，眯着眼睛看我，"如果苏苏不告诉我你的新手机号码，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再理睬我了？"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虚，不敢与他对视。

他接着问："如果我今天不来南京，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C城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能猜不着吗？"他冷笑道。

"那你想怎么办？"我索性装无辜。

"我这个人就是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很无赖地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不！"我回答得很干脆。

他一副很夸张地被打败了的表情："那好，我和你一起老死南京算了。"

"蒋老板，你三岁两岁哪？"我冷笑道。

"没什么大不了，我在南京照样打江山，你如果喜欢这里，我就和你一起待在这里。"他四处张望，"不错，美景多，美食多，美女也多。"

我早听说蒋杰是一个做事出格的人，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出格。我有点生气："蒋杰，我现在没心思跟你玩。"

"谁跟你玩。"他一脸愠怒地看着我，"这么长时间，你难道一直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吗？"

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心想如果Michael有他一半这样的热情与包容，我们何至于分手西东呢？我早听说女人是一种很容易被感动的动物，所以我才会在玄武湖边对着一个为了爱我这样冲动出格的男人潮湿了眼睛。

蒋杰，我已经为另外一个人付出我全部的感情了，我真的很难突然去转变爱的方向，那样对你也是不公平的，我在心里说，因为你富有，所以你可以坐飞机尾随追求一个女人，但是当你有一天得到了，你的新鲜感不在了，你和Michael一样伤害我了，我又该逃往哪里？这个时代，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伤心的人依旧伤心，唯有心痛的感觉是所有被爱伤害的人曾经都拥有过的。我们都不是三岁儿童，都知道生活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都曾为现实而妥协过，爱情在相爱伊始都是无限浪漫的，而它越往纵深发展便越世俗。当它世俗到我们自己都忍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便再没有了退路，最终以分手收场。我与Michael曾经为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而一天都欣喜不已，在拥抱热吻的?候也曾经忘乎所以，但是分开之后，分开之后，在彼此身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回忆，而回忆是世界上最苍白最无用的事情了。蒋杰，如果不是因为我处在舔噬伤口的时期，如果不是因为先有了Michael，也许我会在玄武湖边义无反顾地投入他的怀抱。坐飞机尾随追踪一个他喜爱的女子，这原本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小资的事，而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世俗的前奏而已。有

一些故事，在未开始的时候，结局已经写好，而我们却仍然要明知故犯地走下去。这便是我们的无奈与悲哀了。

蒋杰把我掳回了C城，我不想面对却日日夜夜思念的C城，苏苏开车到机场来接我们，看到我和蒋杰推着行李走出来，伸出大拇指，笑道："多好的一对。像度蜜月归来的新婚夫妻。"

我尴尬地笑了，短短的时间内，来接机的人依然是苏苏，和我走出机场的人却换了蒋杰，世事变化是多么无常啊。

第31节：第十四章 小Q(1)

第十四章 小Q

C城的春天还是迟迟没有来，风依然很大，我感觉南京之行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回到C城，我的心情立刻恢复到原来的阴暗，几乎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刹那，我又想买一张飞机票逃走。

苏苏把我送回家，一路上穷尽了心思要逗我开心，而我的心却连同C城的气温一起降落，我满心满肺的思念与悲凉，苏苏是否能明白呢?

到了我的小窝之后，苏苏替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我迫切需要安静与睡觉，于是对她说："苏苏，你别忙乎了，我自己管我自己吧，等我睡够了去找你。"

苏苏摸摸我的脸，叹了口气道："你哪里是需要睡觉，你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好地思念那个人。好吧，醒了给我打电话。"

苏苏说中了我的心思，也许我确实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狠狠地去思念那个人，而我知道也许我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了。

我躺在床上，把被子蒙过头，泪水再一次恣情地流过我的双颊。蒋杰的短信适时地来了："你虽然回来到了C城，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回到过去，答应我，你的泪水，不许再为他而落下。"

这一刻，百感交集，我把手机捧在胸口，狠狠地哭了个够。

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梦见我和Michael走在南京的小巷子里，突然他没入一条巷子，不见了，我到处飞奔着找他，无果，只听见鸡鸣寺的钟声咚咚地敲，醒来了，不是钟声，好似有人在敲门，估计是苏苏给我来送晚餐了。

恹恹地爬起来，披头散发如女鬼地走到客厅去开门，天已经黑了，摸索着打开灯，打开门，整个人就呆在那里，站在门口的那人，手捧黄玫瑰的那人，穿着浅灰色西服的那人，郁郁地看着我的那人，不是我爱恨缠绵的Michael吗？我的心跳一瞬间急剧加快，呼吸急促，

我还披散着头发，没有洗脸，穿着睡衣，赤着双足，我怎么能这样见他呢？我本应春光满面的，打扮精致高贵的，骄傲地昂着头见到他的呀。

"嘿。"他轻声说，脸上的微笑十分不自然，"我来道歉。"

我强自冷静，迫使自己用一种非常冷淡的口吻说："你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

他摇摇头，说："看在我在楼下等了半个小时等人开门的分儿上，你能让我进屋暖和一会儿吗？"

我把他让进屋，说："我刚回来，没有开水，没有咖啡，没有茶叶，没法待客，你有什么话快说，说玩了赶紧走。"

他弯腰把花放在茶几上，这是他第一次来我的住所，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下，于是他显得十分拘束。我也很手足无措，靠在墙上双手抱臂冷冷地看着他。

他站在我对面，看着我的眼睛，眸子里满是忧伤："我找不到你了，我去了苏苏那里找你，被她骂出来了，你的手机关机，所以我到这里来找你，摁门铃没有人答应，我天天晚上下班来这里等你，一看到有人开门就溜进来，敲门没有人答应，我以为我真的失去你了。"

"确实如此……"我补充道，"你确实已经失去我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对不起，Yan，对不起。"他打断我，"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我那些傻话伤害你了，真该死，我当时被你气疯了，你告诉我你等不及马上就要走，我觉得你非常讨厌我，甚至不愿意再与我多待一分钟，让我感觉到我的骄傲被伤害了，该死，我为什么要签那个字？我真是一个浑蛋。"他扶着额头，一个劲地诅咒自己，他抬起头看着我，缓缓地说，"你离开以后，我没法控制自己想你，但是那点可怜的骄傲却让我一次又一次迟疑，最后我被自己打败了，没有你我无法继续，就是无法继续。"

我的眼泪如泉般涌出，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相互伤害？

他说："Just because of love. Yan，I love you so much."

他走近我，张开双臂，仿佛世界末日到临一般紧紧地将我拥在怀里，而我则如同一只飞蛾，明知爱是一场烈火，仍然要奋不顾身地投奔。

第32节：第十四章 小Q(2)

就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再次响起，我心里一惊，我最担心的事情就在门外，门外站着笑容僵住的蒋杰，手中还提着一个装满食物的保温桶。

世界沉默了五秒，蒋杰把保温桶放在门口，故作轻松地说："苏苏叫我来送晚餐给你。"我意识到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而身边站着Michael，唯恐他误会，语无伦次地辩解道："我们……我们……"

"很显然，你们和好了。"他笑了笑，"你不再需要我了，我走了，拜拜。"他迅速转身离去。

Michael狐疑地看着他的背影，问道："他为什么来这里？我感觉到不对劲，他是不是在追求你。"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头脑前所未有地乱得要命。

开始四处找工作，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做IT的同事Kevin对我的辞职满腹狐疑，在QQ上问了我好几次，每次都被我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

不过找工作的日子是相当苦闷的，我甚至自嘲是自己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本来我可以和以前一样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PA，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要把活干好了，安安稳稳地挣工资，生活平淡如水却十分安详。而现在……C城的外企不多，工资也不乐观，一时间也比较难以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感觉所有人才招聘网上的信息对自己都没有多大的用处，高不成低不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样的日子让人很浮躁。而我也决意不会再回到以前的公司。

大学毕业，所有的同学都南下，只有我一人只身北上，看来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必定是要吃一些苦头的。我不禁开始在网上胡乱投简历，倒是收到好几个从别的城市来的面试要求，但每次都作罢，Michael在这里，我若是离开，便只能与他分隔两地，爱情经不起分离这个道理谁都懂。

偶然在前程无忧上南京版看到一则比较适合我的招聘信息，便信手投了简历，我对南京有着格外的好感。没想到过了两天，竟然给我打电话了，双方通话坦诚布公，他们急于找人，我身在外地，人事经理自然知晓唯有硬件设施达成共识才有意义做进一步动作，所以坦白地告诉了我薪资和待遇，不仅提供住宿与住房补贴，薪水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总部设在南京，在C城设了一个分公司，处于初建阶段，所招聘的职位是给他们的Commercial Director做项目秘书，是一个荷兰人，他并不经常驻扎在C城，只是偶尔会过来，但他需要一个当地的助理协助他做一些翻译与业务上的工作，这个职位会经常需要出差，大部分是在南京与C城之间。我听了介绍，十分动心，便立刻说我可以去南京面试。人事经理便很快帮我安排了面试时间。

第二天我便飞抵南京，见到了我后来的老板，面试十分顺利，过了三天，我便接到了南京来的offer，叫我一个星期之后去报到，然后先在南京的总公司培训一个月时间。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Michael时，他惊讶地看着我，并没有我所期盼的惊喜表情："你是说你要离开C城？为什么你不事先告诉我呢？"

我说我又不是驻扎在南京，只是偶尔会过去一下。我在C城有房子，还有爱，我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他仍然不放心，又问我新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荷兰人，个子很高很瘦。他"哦"了一下，便对这个话题不再起劲。总之看起来Michael是不太高兴我去南京的。不过，我总不能为了谈恋爱忘记了饭碗，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兴高采烈地赶紧买了去南京的机票。

临行前三天，苏苏给我设宴告别，请我吃日本料理，我也兴冲冲地去了，新工作让我感到心情愉快，未知的挑战让我心怀忐忑与兴奋。去了才发现九头鸟和蒋杰都在，我立刻十分不自然，想起蒋杰，我，与Michael三个人那尴尬的一幕，觉得十分难堪。不过蒋杰倒是像

个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眯着一双鱼鹰眼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特别烦他这样看我，总感觉仿佛自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小秘密被他发现了。

第33节：第十四章 小Q(3)

苏苏和九头鸟现在像牛皮糖似的粘在一块，哪天见不到都觉得难受，我预言他俩可能真是对上眼了，搞不好哪天就会领证结婚。苏苏对此不置可否，她说我好不容易才从婚姻的牢笼里解脱，如果我再自投罗网跳进去那可真是太愚蠢了，没结婚的人都为结婚狂，结了婚的人才知道结婚有多乏味，两个人在一起感觉好就行了，为啥非得要结婚呢？不过我向来不敢在感情与婚姻的观点上与苏苏苟同。不过我看到她与九头鸟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做派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洒脱了。

蒋杰当晚表现得格外平常，连酒也喝得少，九头鸟拿起香烟自己点了一支，又扔给他一支，他放在桌上没抽，九头鸟嘲笑道："你小子还动真格的了？真戒烟啦？"

蒋杰笑道："真戒了。"

九头鸟冲我眨眨眼道："楚颜，还是你厉害。"

我做贼心虚地反驳道："又关我什么事，什么都扯上我？"

蒋杰笑道："看看，人家现在已经急着和我划清界限了。"

我低下头，不好意思狡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心中对蒋杰有愧。

苏苏意味深长地说："别这么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呀。"

蒋杰嘴角一咧笑道："革命岂止尚未成功，都快举小白旗啦。"

我故意嚷道："你俩别尽整些天龙盖地虎宝塔镇河腰的暗号了，你不腻歪死了。"

蒋杰把杯子举起来对我说："你去南京我太高兴了，最好常驻那里，这样去看你也不用担心碰上第三者了。"他卡吧着眼睛说。我说我最讨厌你这样没正形，是人不好好说人话。

吃完晚饭之后，苏苏叫蒋杰送我，他让我坐在副驾位置，把车开到一半突然停下，我望望四周，夜色已深，没几个人影。他看我那副

表情，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放心吧，我不是要劫色。"

"那你想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他神秘地笑道。

"别送礼物给我，我可受不起。"我说。

"这个礼物你一定会喜欢。"他得意地说。

我很好奇："是什么？"

他一踩油门直接把车开到他家小区门外，说："我妈今天在家，你要上去坐坐吗？"

"开什么玩笑？"我说，"老太太搞不好都睡着了，别折腾了。"

"那好，你等着，我去给你拿礼物。"他神秘兮兮地一笑，打开车门快步走进了小区。

不一会儿，他空着手出来了，我正在纳闷，他把车门一开，一屁股坐在驾驶座上，瞅着我笑："快猜，我给你带了什么来了。"

我看他两手空空，摇摇头。

他嘿嘿一笑，突然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与一双大耳朵从他的夹克里钻出来了，哇，我欣喜地叫出声来："是一只小吉娃娃狗呀。"没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黄白相间的吉娃娃犬，眼睛又大又圆，显得那么活泼可爱。

"跟你很像吧？"他摸着小狗的大耳朵说。

"才像你呢。"我横了他一眼，抢过来抱在手心里。它还太幼小，耳朵都没竖起来。

"喜欢吗？"他问。

我点点头："真喜欢，不过，我马上要去南京，怎么办呢？"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他说，"这两天你先养着它，等你走的时候我帮你看着，等你培训完了不就能回来继续养它了？"

"是男还是女呀。"我问。

"是个小小子。"他乐了，"你给取个名字吧。"

我想了一会儿，说："叫小Q好了。"

"小Q，多拗口？"他说。

"我感觉它就应该叫小Q，我叫它宝宝Q。"我坚持说。

他只好说："反正是你的狗，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好了。"

我学着蒋杰的样子把小Q揣在胸前，它不安分地想往外钻。蒋杰不怀好意地说："小死狗，待在温柔乡里多幸福，还想跑出来。"

第34节：第十四章 小Q(4)

我使劲掐了他的胳膊一把，他杀猪般地叫了起来。叫你乱讲！

他把我和小Q送到我家楼下，亲了一下小Q，对我说："好好爱它呀。"又点点小Q的头说："好好看住她，看见黄头发绿眼睛的就使劲咬他。"我看他那个傻样子，忍不住狠狠剜了他一眼。

我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的经验，我小的时候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是父母的爱无微不至，所以我早习惯了被人照顾。突然一只小狗闯进了我的生活，而且是一只那么小的小小狗，所以我很手足无措，因为它老是不停地闹腾，对着一只掉在地上的毛线球也会狂吠半个小时，让我根本无法睡着，所以我只好在十二点半的时候挂电话向蒋杰请教，从他那里来的狗他必定知道如何处理吧，他从睡意蒙眬中笑醒，道："这小狗刚离了妈妈，它听不到妈妈的心跳就没法睡着，所以会不停地叫唤，你抱着它睡就好了。"我将信将疑地将它擎在胸口，不敢翻身，说来也奇怪，它竟然老老实实地爬在我肚皮上睡着了，而且呼吸均匀。我不忍心弄醒它，而且也害怕弄醒它，所以只好僵着身子平躺了一宿。

第二天蒋杰送来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屋和一只闹钟，小Q立刻欢喜地钻进它的小窝里在里面翻覆倒腾，我问道："怎么会带闹钟来？小狗难道要定时睡觉吗？"

蒋杰哈哈笑道："你以为干什么啊，这闹钟是陪小狗睡觉的，这样它就以为闹钟的滴答声是狗妈妈的心跳声，它就不会在半夜叫唤了。"

我立刻拍手称赞，这可真是个好办法，蒋杰蹲在小狗窝旁边逗着小Q玩，那么个大个子的大男人对着个小狗乐得像孩子似的，不禁让我暗暗称奇：这人世间一定有哪一样东西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我看着他的侧脸，他新剪了头发，是那种短短的板寸，他的五官十分坚毅，鼻子又挺又直，据说这样鼻子的男人有女人缘，笑容的轮廓十分完美，胡子永远刮得干干净净，声音宏亮略带沙哑，身材

魁梧笔挺，乍一看上去像个士兵。他自己也说从小就有梦想去当一名将军，结果却成了奸商，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我嘲笑他如果他是一个将军，那也一定会是一个战争狂。

正在说着话，手机响了，一看是Michael的，我赶紧拿起电话进了卧室。

"Honey，早上好。"Michael的声音永远充满了磁性，"今天有什么计划吗？"

"唔，没有计划，一会吃完早餐就去购物，我还要买一个大行李包。"我说。

"很好，今天想我了吗？"他把声音放到很低，"唔，我很想你。"

"我也是。"

"等我下班了，我们一起去吃韩国烤肉怎么样？"他听上去兴致勃勃。

"很不错的主意，那晚上见哦。"

挂断Michael的电话，蒋杰坐在客厅里，百无聊赖地翻着茶几上一本杂志，看见我出来，便揶揄道："德国佬的电话吗？"

"唔，他约我晚上吃饭。"我只好老实交待。

蒋杰皱皱眉："看来什么事情都要先下手为强才行，我本来也想请你吃晚饭的，还没说出口，就被那小子捷足先登了。"

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不敢再接他的话题。

"那我预约明天晚上。"他不依不饶。

我想到后天一早就要去南京，明天晚上我得和Michael在一起才行，但是我要怎样才能拒绝蒋杰呢，于是吞吞吐吐地说："明天晚上可能没有时间……"

他悻悻然地点点头，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啊，你和德国佬要小别了，自然要在一起挥泪话别才行。"语气酸溜溜的，让我特别难堪。

他看出我难堪，便又眉开眼笑道："不要紧，我会上南京去请你吃饭的。多大点事？我南京那边同学挺多，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给我打个

电话就得了。"

第35节：第十四章 小Q(5)

安顿了小Q，蒋杰捎我去吃了早餐，然后匆匆上班去了。

我顺便去了一趟苏苏那里，她正要出门去做美容，便邀我同行。我俩躺在美容院里，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谈起了男人，苏苏脸上涂着厚厚的面膜，含糊不清地说："你现在对蒋杰感觉怎么样？"

我说没怎么样。她便冷哼了一声："我感觉你俩将来肯定有戏。"

我说："你别瞎说，我俩能有什么戏。"

"以我几十年的阅历，蒋杰对你绝对是动了真心了，而你嘛，过去我不敢说，现在我感觉你对他的感觉越来越好了，可能你自己还没意识到呢。"

"是吗？"我不知可否，"是不是蒋杰派你来当说客啦？"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她嘟囔道。

我有点受刺激："爱是很公平的事情，两个人相爱不在乎谁给予谁，谁赐予谁，因为他有钱有地位所以我被他看中就应该天天朝菩萨磕三个响头感谢神，然后美滋滋地迎合他的感情吗？"

"我看你现在被那德国小子迷昏头了。"苏苏赌气地说。

"没错，我就是喜欢他。"我狠狠地说，"就是爱他。"

"哎哟，跟赌咒似的，没人让你不爱他。"苏苏笑道，又担心面膜皱了，赶紧止了笑，"那你说说除了爱他长得帅，还爱他什么？"

"多了去了。"我掰着手指头说，"风度翩翩，体贴温柔，浪漫风趣，爱我。"

"唉，"苏苏叹道，"你只有到了我这个年纪才会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那你需要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需要生活。"她若有所思地说，"快乐、淋漓尽致地生活。青春多么短暂，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老了，所以我说你要趁着年轻，该穿

穿，该吃吃，该爱爱。好好和你的德国帅哥相爱吧，但是别留下遗憾。"

"不会有遗憾的。"我自信满满地说。

晚上Michael直接从公司来接我，自己开的车。车里面有他的古龙水味，是我熟悉的味道。

"今天过得好吗？"他左手把方向盘，右手握住我的手。

"很不错，我和苏苏去美容了。"我说。

"苏苏。"他说，"她好像不太欢迎我。"

"不要瞎猜，她对所有德国人都有成见。"我说，"她祖父就是在"二战"中去世的。"我瞎诌道。

"真的呀？"他吃惊地说，"那怎么办？"

我特别喜欢他那样可爱的吃惊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和新鲜的芦苇草一样可爱。

"不要紧，你多贿赂贿赂她就好了。"我哈哈大笑。

"那我下次回国给她捎点好东西。"他立刻说，并且马上开始想象该捎什么东西。

突然一个急刹车，吓我一跳，原来是碰到一个没盖的马葫芦。

他一拍方向盘，生气地说："盖子哪去了？"我知道这一带的马葫芦盖经常被偷，晚上驾车真的很危险。

我没有说，但Michael猜出了马葫芦盖的去向，便说："在德国，也经常看到电线被偷，开始我们都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被东边的人偷去了。"我知道他指的是东德，他们西德人都看不上东德人，就像我们中国人中也有一些人对河南同胞有成见。

Michael是很典型的西德人，所以他有着西德人普遍的优越感，我经常想世界上的人无论黑头发黄头发黑眼睛蓝眼睛，人性的弱点有时候是共同的，每个人身上都藏有一只小魔鬼。

"所以你认为中国人和东德人是一路货色喽？"我反唇相讥。

他立刻否认道："不不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有感而发，我最喜欢中国人了，不过我是先爱上你，后来才爱上你的同胞的。"他腾出一只手搂了我一下。

我没有办法让Michael真的爱上我的同胞，也爱上我的国家，同时我想，我的同胞也很难真的爱上他，毕竟，这仍然是一个有无限隔阂的世界。我不禁对我与Michael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起来。

"Michael."我叫他。

"嗯，什么事？"他笨拙地用中文说，一边开车一边偏过头看了我一眼。

"I love you."这句话我想我说得很忧伤。

他突然把车靠边一拐一个紧急刹车，我还没来得及惊叫，他的手就伸过来抱紧了我，捧着我的脸，给了我一个窒息的长吻。

"I love you too，no，no，I love you more."他用手轻轻地抚着我的脸，很认真地说。我听见他有力的呼吸与怦怦的心跳，他的眼睛在暮色中那么深邃，像海一样深情而忧郁，让我忍不住徜徉其中不能自拔。Michael，我们要怎样走下去呢？

我一遇到头大的事情就想逃离，我已经很久没有相信爱情，这一次，我是真的想要和你一起逃离这人世的纷争，只和你在一起便足够了，做绝迹"江湖"的神雕侠侣，只要和你相爱便已足够，但是Michael，你能和我一起逃离吗？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很忧伤的离别感，这灯火阑珊的城市让人无端地觉得对爱与前途的恐惧与忧虑。但我纵然是死也是要爱的。

第36节：第十五章 迷情(1)

第十五章 迷情

我发现南京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虽然同处江浙地界，但是南京少了很多世俗纷繁。南京人不会有太多心眼。南京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走在青石巷里回味着六朝古都的悠长故事，常春藤从院墙的一角斜斜地逸出，像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所以我最喜欢漫步在南京的小巷子里，寻找特色风味的饭馆，耐心地排队等候一笼刚出笼的灌汤包，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新工作没有太多挑战性，公司结构也相对要简单，人员相对要少，环境也不复杂，十分适合混日子。我也需要好好休整一下心情，所以这个工作我还是十分适意的，新老板经常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我不会有太多束缚，这样也很不错。

闲时我便经常出去转转，在晴朗的春日，南京是非常美丽的。苏苏打来电话开玩笑说还没在南京泡到帅哥吗？我说还没来得及。江浙的男孩子都生得皮肤白皙细致，五官秀气，身材秀挺，白衬衫喜欢挽袖子，头发时髦，不喜欢理成板寸头，他们感情也较细腻，温柔多情。他们说话也不会粗声粗气，永远彬彬有礼，但是也容易优柔寡断。南京的女孩子我也很喜欢，个个有大家闺秀的温婉，不刀子嘴，性格内秀，善良和气，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位。我住在湖南路步行街后面的一个老式小区里，现在估计已经拆迁了。是临街的房子，只有二层，我住在二楼，楼下是一对开粮油店的老夫妻，但是我不用从他们家上楼，因为另外有一条楼梯从侧面通到二楼，楼梯上爬满了常春藤，一楼比二楼多出一个小平顶房，刚好就在楼梯的一侧，也是爬满了常春藤，以至于爬到我的窗户上，虽然是很老式的房子，家具很老，厨房设备也不全，空调也很老款，但是我因了这绿色的常春藤而格外喜欢这个房子，所以虽然价格偏高也租了下来，公司补贴了一部分，自己也出了一部分钱，房东把房子里面刷成了浅绿色，我自己新

买了绿色的窗帘，觉得十分搭配，沾沾自喜。唯一不好的是，每天一大早就会听到楼下各种叫卖声，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小商小贩推车声。然而我一向起得早，早起后会站在窗前晨读，觉得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每天晚上我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湖南路或者马台阶闲逛，领略到大都市的繁华，等我逛累了，只消三分钟我便又回到这条小巷子里的绿色小房子里静静地享受古老青石巷的神秘。仿佛是在时光机里穿梭，徜徉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周末夜晚，我实在闲得无聊便想去弄头发，信步走了几条巷子，道边的梧桐树相互交织，晚春的风十分暖和地吹在脸上，让人格外舒服。听说那些亮着粉红色灯光的理发店都是洗头房（也对，要不然为什么叫做红灯区呢），所以我专门选了一个没有粉红灯光的理发店，店面很小，店主是一个二十七八的姑娘，操一口南京话，十分热情地招呼我。小脸细眉，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线，脸上还有点点雀斑，非常俏皮可爱，这个店名字叫做"小美发屋"，她还带了一个小徒弟，只有十六七岁，满脸稚气，还带着婴儿肥。店主名字就叫做小美，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十分老到地说："你头发那么黑，要是拉直肯定好看，然后再焗油就绝了。"我说你看着弄吧。她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给你用最好的油，不会辜负了你这么好的发质。说完便大声招呼她的小徒弟忙乎开了。

第37节：第十五章 迷情(2)

她一边给我弄头发一边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在聊天中我得知其实她也不是南京人，但是来南京好几年了，所以总以南京人自居。她二十九岁，未婚，她说她在挣钱供她弟弟读书，她还有两个姐妹，都不很争气，全家都指望着她挣钱呢。虽然她说得轻松，但是我却能感觉出这个坚强自立的女孩子消瘦的肩膀上有千钧重担。她乐观大方，说话轻松幽默，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我们在谈话中不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这时候，玻璃门突然被拉开了，我还以为又来了一个理发的客人，只见一个男人的头探进来，眼睛贼兮兮地在我们三个女孩子身上溜来溜去，大大咧咧地说："你们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小美冷冷地瞪着他说："你什么事啊？"

那男人看见她一脸冷淡，便悻悻地走了，小美等他走远了便呸了一口骂道："什么东西！把老娘这里当成洗头房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男人原来是找洗头妹来了，可惜找错了地方，我心里不由得暗暗对小美心生敬意。她一个单身女孩子在这个大城市里开发廊，肯定经常碰到这种不速之客，万一碰到个胡搅蛮缠的该多么麻烦啊。等我弄完头发，我俩已经相见如故，小美坚持打了八折，说你住得近，难得你看得起，经常过来玩吧。

离开小美的店，因为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觉得十分开心，便打了一个电话给Michael。

"我想你了。"我说。

他在那头低低地笑了，我问他你在做什么？

"我在看之前在新年晚会上的照片。"他说，"有人把你和我跳舞的样子拍下来了。这些照片都放在人事的公共盘上，你没有看吗？"

我说："我在你手下干活的时候一天到晚忙得快死掉，哪有那时间去看照片。"

"哦，对不起啦。"他笑道，"那我一会儿发到你邮箱好吗，发到我给你申请的那个hotmail邮箱好不好？"

"好，你周末为什么不出去玩呢？"我问。

他说："现在我很乖你不知道？你不在身边我干什么都没劲。"听起来他好像很委屈，"白天工作很忙很忙，累死了。很想你，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刚弄完头发，在大街上走。

他听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嘿，听着，你不要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走，赶紧回你的房子去，打扮得那么漂亮当心被人抢劫了。"

"那你就快点来救我好了。"我笑道。

他叹了口气说："唉，我倒是很希望能马上见到你，但是你知道我实在是太太太忙了，下周我去上海出差，如果时间充分的话我就去找你。不过要先跟销售经理确认一下，现在他说去哪里拜访客户我就跟他去哪里。"

我知道他工作压力很大，也就不再强求他来看我，反正一个月之后我就能回C城看到他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回到住处打开电脑，Michael果然发来了照片，不知道是谁在我和Michael共舞的时候抓拍的。我穿着那条紫色的晚礼服，他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两人四目相对，含情脉脉，那时候我虽然与Michael未有互相吐露心意，但爱已经尽然写在眼神里。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心里甜丝丝的，走到窗前深呼吸了一口，忍不住给Michael发了一条短信："Darling，I love you."

过了一会儿，他回了短信："I love you more."我扑哧笑了，他很滑稽的，那么大个子的人买了一个特别迷你的手机，差不多只有他手掌三分之一大，键盘上的摁键特别小，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用他那些大手指头在那么小的手机键盘上摁出这条短信的。

相爱的时候，觉得一切都非常浪漫美好，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思念。思念既甜蜜又痛苦，但那痛苦又是那么有意义，常常会忍不住自

己笑出声，让路人侧目，但是不管。

第38节：第十五章 迷情(3)

看到过太多悲欢离合之后，对爱情的看法似乎会客观与淡然一些，但是不管是多么冷静的一个人，在他/她遇到真正动心的人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他是会失去理智的，在他感觉到爱情的时候，不管他的内心深处曾经是多么荒凉，都会重新开出芬芳的玫瑰。

爱，就像离离原上草，伤一次枯一次，然而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在等到她心目中最想要的人的时候，或者在惊鸿一瞥之间发现了一个突然心动之后，她就会开始长草，并且蔓延整个心灵的原野。让她仿佛又重新活过一次。

有时候你会很困惑，你不停地寻找，寻找最适合你心意的人，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一种人是你最理想的，有时候你觉得一个儒雅翩翩的男子是你所需要的，但是他很可能也是一个虚荣的花心萝卜呢？有时候你觉得你很中意那种狂野豪迈英雄版的，可是这样的人却很可能不懂怜香惜玉呢？有时候你觉得那种精打细算的居家男人太缺少男子气，但是或许他刚好就是那个能给予你最安稳生活的人呢？而你却在安稳中让爱死去。

此一时，爱一时吧。在我们无限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明天已经悄悄来临，所以不如坦然去面对。有一句话形容感情，很妥帖：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一个女人一旦陷入爱河，整个世界都会为之璀璨。其他的所有都成了陪衬，唯有爱是夜空里最亮的星星。

在南京的日子，没有一刻我是停止思念Michael的，那种思念相信每一个爱过的人都会了解，真的是一种疼痛的幸福感，因为不能在一起相守而备受煎熬，却无限享受这思念的甜蜜。在某一个热闹的街头，当你想他的时候，会惊喜地发现前方走来的某一个人就是你所思念的那一个，你的心开始突突地跳，难道他真的来了，待他走近，你

才失落地发现，那也许只是一个相似的身形，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相似，不过是因为你思念太甚导致的错觉。

当南京的春意渐浓时，我已经彻底被这一所城市征服，常春藤是世界上最美的绿植，它们爬满了思念的窗户。Michael非常忙碌，经常周末还在工作，他到上海的行程改变了，于是我只好等待培训结束之后回C城和他相聚。每天深夜听到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是我最大的慰藉，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与滑稽的用词方法在我听来都是很迷人和有磁性的。我完全能想象他手握电话的样子，侧着头、微笑、喜欢站在窗前讲电话、从来不会手舞足蹈，温和如仲春的暖阳。重复说了无数遍我爱你之后，便是长长的叹息，开窗，让凉爽的风尽情地吹拂我滚烫的面颊，遥望星空，祈求爱永恒，我想这是很多在恋爱中的男女经常做的事情，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才发现上苍是万能的。他拨弄一切人世情缘，他让爱生爱便生，他让爱死爱便死，没有半点情由。

理发店的小美与我成了好朋友，她的率性与坚强让我特别欣赏和喜欢，我俩经常骑着自行车上马台街去吃酸菜鱼或者炒年糕。她的店晚上十点以后才关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深夜的山西路广场一边吃一边聊天。我突然觉得人生很惬意：有一个知心的女友，有一个思念的爱人。我多么希望生命就这样停顿在这一刻，不要做任何改变，不去追究过去，也不去探寻未来，现在就很好，很满足。

小美说我是她第一个正式的"知识分子"型朋友，她小时候因为家贫而过早辍学，很小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十分神往大学校园，也十分神往外企白领的生活，其实她不知道她那简单的快乐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小美和她的小徒弟能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鲫鱼，只消用一根葱，小美就能做出一锅香甜浓厚的鲫鱼汤。她让我天天过来吃晚饭，于是我也十分"实在"，真的每天都会过去，但是我坚持由我负责买菜，我知道对于小美的家来说，每一分钱的意义都很重大。有时候我想女人也许可以没有男人相伴，但是在人生中一定不能缺少贴心的女伴。

第39节：第十五章 迷情(4)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短，Michael太忙没有来看我，另外一个人却来了。

星期五晚上我刚下班，走出办公楼就看见蒋杰站在门口，他竟然是开着摩托车来的，浅浅的头发不羁地竖在头上，冲我一甩头，上来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怎么来了？你从哪弄来的摩托车？"

"我想你所以我来了，下午刚到的，这是我朋友的摩托车。"他一边开车一边大声说。

我狐疑："没听说你在南京有朋友啊。"

他哈哈大笑道："没介绍给你，担心他横插一脚把你抢走了，那家伙专好干这事。"

他一路开得贼快，我嚷道你能不能慢点开，你不要命我还要命的。

他竟然说："你要是抱住我我就会开慢一点。"乘着红灯停下来，他反过手来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腰上，命令式地说，"这样好一点。"说完回头看我狡黠地一笑，"现在你闻我身上还有烟味吗？"

我白了他一眼："你有没有烟味关我什么事？"

"说起来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竟然为了你戒烟了。"他说。

我装作没听见，没搭腔。

晚上他带我去秦淮河边上吃麻辣小龙虾。我平时最喜食辣，他抓起一只大个龙虾小心地去掉外壳，然后把肉放到我碗里。我说我自己来，他说："你要不要来杯啤酒？"我赶紧说不要。他便说："吃麻辣龙虾不喝啤酒太可惜了。"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知不知道什么虾最好吃？"我摇摇头。

他笑道："你还自诩为美食家呢，我告诉你骆马湖的醉虾最好吃了。"

"骆马湖在哪里？"我忍不住问他。

他说："在宿迁，一个小城。但是那里有一个特大的湖，叫做骆马湖，没有污染，所以虾的味道特别好。"

"那为什么叫做醉虾？"我又问。

"这个嘛，"他突然眼睛一亮，说，"这样吧，反正周末你休息，我明天带你去骆马湖。"

我原想骆马湖可能就在南京郊区某个地方。可惜我地理知识实在是太差了，原来竟然在离南京五六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我们在中央门坐的大客，蒋杰说要租一个车自己开，我知道他开车猛，所以坚持要坐大客，一早上出发，下午才到骆马湖。一下车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找了一个餐馆吃饭，头一个菜就点了醉虾，当醉虾端上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里面盛着透明的液体，仿佛是酒，里面的虾也是透明的，还在酒里扑腾呢，服务员把盖盖上，说："让它们蹦跶一会儿之后再吃，味道更鲜美。"

我瞅着那些可爱的虾在酒里蹦跳，浑身掉鸡皮疙瘩，心中十分不忍，对蒋杰说："我吃不下，太残忍了吧？"

蒋杰叹道："唉，多好的东西你不吃，世界上的规则就是这样的，你这样恻隐难免将来要吃亏。"说着把服务员叫过来，"把醉虾给撤了吧。"

我赶紧说："我不吃你自己吃吧。"

蒋杰笑道："我怎么也得成全你那点小小的恻隐之心啊？"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于是我们这两个专程来骆马湖吃醉虾的人却没有吃上醉虾。

下午蒋杰领我去了马陵山，他说马陵山属于半开发的公园，因为地处偏远小城，所以没有多少游客，因此污染也很少，很值得一看。

果然，一路没有多少人，视野也很开阔，有驻军也有庙宇，山与山中间还有湖泊，水清得可爱，四周除了偶尔的鸟鸣之外没有别的声响。走过一条幽静的小道，路边开满了各色的不知名的小花，散发出

一阵阵清香，拐到一处园子，看见一个人守着好几匹马在那，过去一看才知他养马是为了给游客骑挣钱的，因为游客少，所以他的收入也不是很好，整天很清闲。蒋杰挑了一匹最高大强壮的，说我们就选这一匹，养马人说可以，我牵着你们走，蒋杰说："不要你牵，我们自己骑。"养马人不肯，说那样摔坏了他付不起责任，骑一趟十五块钱，蒋杰给了他一百元说："我们自己骑。"我说我害怕，你自己骑吧。

第40节：第十五章 迷情(5)

蒋杰一把把我拧上马，让我坐在前面，他坐后面，说："你不过八百多斤，我选的这匹马是这中间最高大强壮的，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说完头转向养马人，养马人说："你们不跑起来就没事。"

蒋杰说："我们在前面慢慢溜达，你跟在后面，远远跟着就行，我保证不会骑跑你的马。"

养马人笑道："你跑也跑不出马陵山。"

我第一次骑马，总感觉要掉下来，小时候骑牛摔跤的事情到现在还后怕呢。蒋杰一手拉缰绳，一手抱住我，在我耳朵边上说："我以前在北京念书的时候，经常去骑马，有我在你不用害怕。"我都能感觉他在我耳朵边上呼吸了，脸上一热，觉得十分不自在，于是想挣脱他的手，他见状立刻放开我，但是不知道怎么竟然让马小跑起来，养马人在后面直喊："慢点慢点。"

我立刻失去了平衡，吓得尖叫，往后一仰倒在他怀里，他重又抱住我，坏笑道："你看你再乱动就要掉下去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等着。"我恶狠狠地说，"等我下去收拾你。"

"等下去之后再悉听尊便，现在你得听我的。"他把下巴搁在我头上不怀好意地说。

我不理他了，有些恼恨，他偏过头来看我，说："生气啦？又是我不好了，对不起。"他在我耳朵边上轻轻地说，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初秋深夜吹过的风，"颜，我爱你。你知道吗？"突然，他这样说。

我瞪大眼睛，我知道蒋杰喜欢我，但是我并没想到他会在马背上，在我惊魂甫定的时候说出这三个字。我原本有一万个理由拒绝他，但是我如何能在这白马背上，在群山环绕、鲜花满径的场景下残忍地说出我拒绝他的理由？或者我内心深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蒋杰霸道的温柔所打动？我对于蒋杰，那一定不是爱，我早已经将我的爱情给了Michael，爱怎么能分成两半呢？但是如果那不是爱，那我为什么

会在听到这句话时不但没有任何反感，反而，甚至是有一些脸红心跳呢？好感与爱之间相隔有多远？有谁能给爱与喜欢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呢？

怎样形容我此时的心情呢？--意乱情迷？

第41节：第十六章 取舍(1)

第十六章 取舍

苏苏来电话了，懒洋洋地说她与"九头鸟"快完了，我有点担心她，我知道这一次她一定是付出了真感情的。

"你们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会快完了呢？"我问。

苏苏冷哼了一声道："他虽然离婚好几年了，但是处过好几个女人，还跟其中一个藕断丝连，我太高看他了，房地产里面没一个好东西。"顿一顿又说，"我没说包括蒋杰啊。"

我说："是不是你自己太敏感了，不要疑神疑鬼的。"

苏苏道："你认为我是那种人吗？你还不了解我？有一次在街上都被我撞见了，俩人亲热得像牛皮糖似的。"末了骂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得不到你的时候使尽浑身解数来勾引你，得到了便满足了新鲜感，立刻把眼睛放到别处去寻找新的猎物了。"

我不禁觉得寒战："果真这样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呵呵，"她冷笑了两声，"你以为我还能寻死觅活啊？为了那么个臭男人，值得吗我？天下男人多得是，何必吊死一棵树。"她说得轻描淡写，我虽然知道其中必定有故作轻松的成分，但是我了解苏苏，她的心如同一颗裹着坚硬外壳的坚果，或许她曾经为了九头鸟悄悄打开过重重心门，但是一发现被伤害她便立刻将它重新关闭，而且这层硬壳又会长出一层硬壳，待到下一次开启，不知是何年了。

我不禁想到我自己，蒋杰和Michael会不会也和九头鸟是一类人？男人总爱挑战，并且非常喜欢那种浴血奋战的感觉，所以他们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所以他们对政治和金钱的角逐如此感兴趣，所以他们喜欢追求女人，尤其是喜欢拒绝他们的女人。男人的心永远不会像女人一样，对女人来说，婚姻是一座平静安宁的古墓，她们愿意为之苦苦守候直到生命终结，而对于男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牢笼，他

们把女人领进去，将她们反锁，而他自己则展翅高飞，寻找新的目标。

男人和女人不知道是因为大脑哪一部分的组成结构不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永远不能真正互相懂得，所以不停地争吵，最终反目，各自寻找新对手。也许他们在互相索取身体的时候具有共同目标，但是在人生道路上，他们所走的方向也许迥然相异。

感情真是很奇怪的，苏苏曾告诉我她与前夫相爱的经历堪称感天动地，她刚结婚时听到他下班后回家走在楼道里的脚步声就怦怦心跳，心甘情愿地为他亲手煲汤，但是后来一离婚，两人从此便横眉冷对，在对簿公堂分财产时像仇人似的锱铢必较，完全忘记了曾经也是恩爱的一对人。

彼时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与Michael分手了，他回到德国，满眼所看见的都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景象，那关于我的记忆，甚至是关于整个中国的往事也许都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吧，爱，是多么残酷啊。它来时，如烈火般热烈多情，它去时，竟如冰雪般冰冷无情。

我是一个容易伤感的女人，我相信所有女人在遇到爱情的时候都会莫名其妙地为一点小事而善感神伤，所以在有一次和Michael通电话时，一顿甜言蜜语的大餐之后，我忍不住问道："Michael，我们将来会怎么样？"

他还沉浸在爱语呢喃的兴奋中，仿佛一下被问懵了，愣了半天才说："将来，将来会很好啊。"

我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我想他应该知道我问这话的意思，而他明明知道我的意思，却这样含糊其辞地回答我，这不是在糊弄我吗？

但是我怎能主动张口问他："将来你打算留在中国娶我做妻子还是回到德国从此与我分道扬镳呢？"我不忍心这样去问，我怕这样一问便会撕裂所有的美好，加速结束这一段爱情，虽然我明知道它如同丝绸

一般脆弱，但是我仍然爱它的美丽，不想那么早地结束。这就是我的悲哀了。

培训结束，终于要回C城了，退掉了那间绿色的小房子，心里还真恋恋不舍，房东说回南京的时候别忘了再来看看，我回头望了一眼这间有着我美好思念与寂寞的房子，心中感慨万千，小美嘱咐我说再出差到南京一定要找她。我这个人什么都可能忘记，唯有朋友不会。

Michael当天有视频会议，可能会开到很晚，我也刚好先回家看看我的小窝。蒋杰从苏苏那里得知我回来，我刚到家才几分钟，他就在楼下摁门铃了，我只好放他进来，他手里抱着小Q，一个月的时间小Q已经长大了很多，耳朵也开始竖立起来了，仿佛还认识我，我抱它它一点都不挣扎，很乖地蜷在我臂弯里。

"有点事情耽误了，所以没有去机场接你。"蒋杰一边帮我把行李箱放到柜子上层一边解释道。

我根本没有打算他去机场接我，我原来计划的是让Michael到机场接我，所以蒋杰好几次追问我什么时候回C城我都敷衍过去了。但是很显然，苏苏是站在蒋杰这边的。

"晚上为你接风好不好，把苏苏和小乐捎带上。"他提议道。今天他打扮得十分正式，黑色西服配白色衬衣蓝色领带，显得格外精神帅气，他自嘲说刚从会谈赶过来的，没来得及换上休闲装，我想起Michael也整天是西装革履的样子，而我恰恰最喜欢男人整洁干练的打扮，所以我实话实说："这样子很好啊。"

我担心Michael的视频会议提早结束，所以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改天再一起吃饭吧，我，今天有点累。"

他静静地看着我，有些尴尬，但是很快又展开笑脸："离上次我去看你都快半个月了，我是真的很想你，而且我已经跟苏苏说好了，多少给个面子吧？"他就是这样，从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苏苏的电话也及时地响了，说我回来不去看她她就要跟我绝交，我怀疑他二人早串通好了的，只得同意了。蒋杰便像个孩子似的乐开

了花。

第42节：第十六章 取舍(2)

我们去了一家西餐厅，苏苏和小乐早在那里等着了，苏苏消瘦了一些，我由此也知道她为九头鸟付出了有多少，再怎么冷静的女人，仍然无法逃脱爱情的魔掌。

小乐和苏苏坐一条沙发，我和蒋杰坐在她俩对面的沙发上，小乐一只手撑着下巴，歪着头看着我俩，无限羡慕地说："小姨，你看你和蒋叔叔郎才女貌多般配呀，我以后长大了要是能嫁一个像蒋叔叔这样又英俊又高大又有钱又有品的男人就好了。"苏苏在她脸上掐了一把："小样，你牙齿还没长齐呢，尽想美事，先给我好好把书念好，考不上大学谁也不会要你。"

蒋杰笑着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到这眼神与以往十分不同，是什么不同呢？说不上来。但是他看得我面红心跳。

我教育小乐说："什么英俊有钱的，将来要嫁一个真正对你好的，永远爱你的你也爱他的人你就幸福了。"

蒋杰又别过头深深看了我一眼，笑道："那你现在觉得我对你不够好吗？"我看着他，突然知道了这眼神的不同，之前他眼里全是戾气与玩世不恭，自从骑马事件之后，他对我就格外温柔体贴，说话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霸道蛮横。我突然愧疚与害怕起来，他给予我的热情澎湃，我却不能回报，会伤害他有多深？

于是我回答说："非常好，行了吧，吃饭。"他偷偷咧嘴笑了。

在餐桌上，我明显感觉到蒋杰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啤酒也多喝了两瓶，不停地讲出幽默的段子把我们三个逗得哈哈大笑。

正吃着，Michael的电话来了。

我坐在沙发靠窗的位置，蒋杰坐在外边的位置，所以我也不方便出来接电话。蒋杰一听便知是Michael来的电话，他正襟危坐，放下刀叉，眼睛盯着桌上的烛台，没有丝毫尴尬的表情，反倒我自己觉得像是在做贼似的。

Michael问："宝贝，我终于结束了视频会议，你在哪里啊，电话里都能听见钢琴声。"

我只好说我和朋友在吃西餐，Michael嗯了一声，接着道："餐厅在哪个位置，我开车过来接你。"

我已经骑虎难下，只好告诉了具体位置，Michael说我就在旁边不远，十分钟就到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要如何告诉蒋杰我需要撤了，蒋杰今晚特意为我安排的晚餐，苏苏和小乐都在这里，我要怎样开口告诉他们我必须走了，因为Michael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差劲，对感情的处理为什么要这么拖泥带水，为什么要接受蒋杰的邀请，为什么不能再多等Michael一会儿？

苏苏装糊涂不做声，小乐本来就糊涂没话说，蒋杰沉默了片刻说："你打算和我们吃完饭再走还是……"

我缓缓地喝了一口红酒，故作轻松地对小乐说："嘿，小乐，你怎么不吃啦？"小乐说我饱了。

苏苏放下刀叉，擦擦手对小乐说："宝贝儿，现在该是我们撤的时候啦，当了一晚上一千瓦的电灯泡，钨丝都快烧断了。"小乐吐吐舌头，站起来。

蒋杰道："你们真要走啦？"他站起来，身形有点摇晃，今晚他喝得有点多。

"走啦走啦，小乐明天还要上学，你俩好好待着吧。"苏苏眨眨眼睛，牵着小乐走了。

剩下蒋杰和我对着半截烧剩的烛台，他看看我，自我解嘲地摇摇头说："我知道他一来你就得走了。"顿了顿，看住我的眼睛，低声说，"能不能别走？楚颜，留在我身边。"说完又吞了一大口啤酒。他是醉了，还是他故意装醉？我感觉自己也醉了，我喝了两杯红酒，感觉双颊发烫，头脑昏沉。

他一只手肘搁在桌面上撑着额头，叹息了一口，我欲站起身来，他的另一只手却突然拽住我的手，眼睛却不看我，声音沙哑低沉而痛

苦："不要走。"